

# 《法句經》(T210)的詮釋與翻譯

## 以法光法師《法句經之英譯及研究》為例\*

獨立佛學研究學者 蘇錦坤

### 摘要

本文簡介法光法師的《法句經之英譯及研究》一書，並提供幾個評論，作為將來 T210《法句經》完整翻譯的參考。此書有許多相當突出的論點，例如：

1. 指出前人的英譯，常有依照巴利《法句經》的偈頌字句來翻譯漢譯《法句經》的現象，這種翻譯方式會遺漏、遮蔽漢譯文本的「版本」特性。

2. 提出扎實的例證，認為「核心 26 品」中至少有些偈頌不是出自巴利《法句經》；有些偈頌的譯詞顯示其原始文本 (Indic text) 的語言可能既不是巴利 (Pāli)，也不是梵文 (Sanskrit)。

3. 提出一個「說帖」，試圖解說《法句經》未編入四阿含或四部尼柯耶的原因。

4. 完成「核心 26 品」的英譯，並且在註解裡編列了各首偈頌的巴利、梵文、犍陀羅、藏文或波特那《法句經》的對應偈頌，同時也有詳盡而參考價值極高的附註。

5. 當 T210《法句經》的用詞與巴利《法句經》不同時，常有學者輕易地判讀為支謙的誤譯，作者在「多文本的偈頌比較研究」之下，證實漢譯確實另有所本。

---

\* 2018/8/26 收稿，2018/12/25 通過審稿。

本篇就「英譯商榷」、「校勘與『訛字』」、「『四言偈頌』與『五言偈頌』」等三點對該書作評論。

關鍵詞：1.法句經 2.巴利法句經 3.犍陀羅法句經 4.佛典校勘

## 目次

1. 前言
2. 《法句經之英譯及研究》的結構與內容綜述
  - 2.1 序論
  - 2.2 翻譯與附註
  - 2.3 漢巴偈頌對照表
3. 以譯詞的差異追溯《法句經》源頭文本的語言
4. 評論
  - 4.1 英譯商榷
  - 4.2 校勘與「訛字」
  - 4.3 「四言偈頌」與「五言偈頌」
  - 4.4 其他微細的失誤
5. 結語：漢譯《法句經》的翻譯
6. 謝詞

## 1. 前言

前巴利聖典協會(Pali Text Society)會長諾曼(K. R. Norman)在他的書《法的語言(《法句經》)》(*The Word of the Doctrine (Dhammapada)*)的〈序〉提到，「在佛教經典當中，《法句經》也許是最常被翻譯成英文的一部典籍」。<sup>1</sup> 同時他也談到他的翻譯或多或少要歸功於前人，包括以前的各本《法句經》英譯者，以及布臘夫(John Brough)的《毘陀羅法句經》與孔恩(Margaret Cone)的《波特那法句經》。<sup>2</sup> 在參考書目中，他也列了《優陀那品》(*Udānavarga* 梵文《法句經》)，但是卻未提及四本「漢譯《法句經》」。<sup>3</sup> 「漢譯《法句經》」至今尚未出現精審本英譯，又用字古樸、頗難攻讀，成為外國學者想徵引漢譯時的主要障礙。<sup>4</sup>

---

<sup>1</sup> Norman(1997:vii-viii).

<sup>2</sup> Brough(1962, 2001). Cone(1989)，波特那(Patna, 或作 Paṭṇa)是今日印度 Bihar 比哈爾邦首府，此本《法句經》以寫本相片的保存地命名。此地的古地名為「Pāṭaliputta(巴利)，Pāṭaliputra(梵語)」，古譯或作「華氏城」，《雜阿含 604 經》譯作：「巴連弗邑」(CBETA, T02, no. 99, p. 162, a7)。《雜阿含 248 經》譯作：「波吒利弗多羅國」(CBETA, T02, no. 99, p. 59, b17-18)，《大唐西域記》譯作：「波吒釐子城(舊曰巴連弗邑，訛也)。」(CBETA, T51, no. 2087, p. 910, c18)。

<sup>3</sup> 本文以「漢譯《法句經》」指稱「T210《法句經》、T211《法句譬喻經》、T212《出曜經》、T213《法集要頌經》」等四本古譯經典。

<sup>4</sup> 實際上 Brough(1962, 2001)徵引了「漢譯《法句經》」，但是，並非全面地考核。

歐美學者對於「漢譯《法句經》」的研究，從畢亞(Samuel Beal)翻譯 T211《法句譬喻經》(1878)，<sup>5</sup> 魏查理(Charles Willemen)翻譯 T213《法集要頌經》(1978, 2013)，<sup>6</sup> 法光法師(Bhikkhu Dhammajoti)翻譯 T210《法句經》(1995)，<sup>7</sup> 到目前為止，只剩下 T212《出曜經》尚未出現較完整的翻譯、註釋與研究。<sup>8</sup> 魏查理和法光法師的翻譯還附有厚實的「跨語言文本的偈頌比較研究」，並且或多或少地對 T210《法句經》的源頭文本、翻譯過程及內容進行探討。

除了這一系列翻譯「漢譯《法句經》」的專書之外，尚有安德森(Dines Andersen)「巴利字彙---巴利讀本與關於《法句經》」(1901)，<sup>9</sup> 布臘夫(John Brough)「犍陀羅《法句經》」(1962)，<sup>10</sup> 本漢(Franz Bernhard)「梵文《法句經》」(1965)，<sup>11</sup> 孔恩(Margaret Cone)「波特那《法句經》」(1989)，<sup>12</sup> 比丘阿難陀卓諦(Bhikkhu Ānandajoti)「巴利、犍陀羅、梵文、『波特

---

<sup>5</sup> Beal(1878).

<sup>6</sup> Willemen(1978). 此書於 2013 重新出版時，魏查理改寫了此書的「導論」章節。

<sup>7</sup> Dhammajoti(1995)，此書即是本文的評介對象。

<sup>8</sup> 目前所見的《出曜經》研究大都側重於「譬喻故事」，很少見到論文或專書觸及偈頌與翻譯研究。請參考蘇錦坤(2015b)。

<sup>9</sup> Andersen(1901, 1979).

<sup>10</sup> Brough(1962, 2001).

<sup>11</sup> Bernhard(1965). 網址：

(<http://www2.hf.uio.no/polyglotta/index.php?page=volume&vid=71>).

<sup>12</sup> Cone(1989).

那』《法句經》偈頌對照表」(2007)，<sup>13</sup> 等等。這些研究成果雖然重點不在漢譯《法句經》的譯註，但是，或者書中引用漢譯偈頌作比較研究，或者建構一套完善的「對應偈頌對照表」，都是研究漢譯《法句經》的重要參考資料。<sup>14</sup>

相對於西方這一百多年來不絕如縷的研究傳承，支謙翻譯的這本佛法基礎經典，在漢地似乎並未深受重視、廣泛講習，甚至，翻譯至今幾近 1800 年，漢地尚未出現一本以漢語書寫的完整而有文獻根據的《法句經》註疏或研究。<sup>15</sup>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的「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叢書，在 1997 年出版吳根友釋譯的《法句經》(以下簡稱作《吳譯》)，<sup>16</sup> 將《法句經》的偈頌編號，附上註解，加了標點符號，並且譯成通暢的當代白話。此書雖有上述許多特點，但是釋譯的過程疏於校勘，既未引用梵文、巴利《法句經》來辨識一首偈頌的起訖，<sup>17</sup> 甚至未能適當地參考《法句譬喻經》與

---

<sup>13</sup> Ānandajoti(2007)，網址：<http://www.ancient-buddhist-texts.net/Buddhist-Texts/C3-Comparative-Dhammapada/>。

<sup>14</sup> 即使我們的近鄰日本，在《法句經》研究也不缺席。日本學者不僅在《國譯一切經》(1930)翻譯了四部漢譯《法句經》，在西元 2000 年左右又在《新国訳大蔵經》陸續重譯一次。當然，水野弘元(1981)《法句經の研究》是「《法句經》研究」的重要參考書。

<sup>15</sup> 如果以「黃武三年」的隔年完成翻譯(CBETA, T04, no. 210, p. 566, c5)，「黃武三年」的隔年為西元 225 年，迄今為 1794 年。

<sup>16</sup> 吳根友(1997)。

<sup>17</sup> 《法句經》卷 1〈13 愚闇品〉與卷 2〈33 利養品〉各三首偈頌：「學莫墮二望，莫作家沙門，貪家違聖教，為後自匱乏。此行與愚同，但令欲慢增，利求之願異，求道意亦異。是以有識者，出為佛弟子，棄愛捨世習，

《出曜經》對應偈頌來理解古譯文句的詞義，以致部分偈頌的註釋不夠精確，給人「望文生訓」的印象，<sup>18</sup> 這些偈頌的白話譯文也就不能盡如人意。<sup>19</sup>

---

終不墮生死。」(CBETA, T04, no. 210, p. 563, c17-22)。「勿猗此養，為家捨罪，此非至意，用用何益？愚為愚計，欲慢用增，異哉失利，泥洄不同。諦知是者，比丘佛子，不樂利養，閑居却意。」(CBETA, T04, no. 210, p. 571, c7-11)。此三首偈頌，吳根友(1997)兩處均斷句作兩首(95頁，218頁)，請參考對應偈頌：<http://yifertwtw.blogspot.tw/2012/10/t210-chapter-13-t04563b13.html>)，<http://yifertwtw.blogspot.tw/2012/11/t210-chapter-33-t04571b33.html>)。

<sup>18</sup> 例如〈36 泥洄品〉：「無有虛空入，無諸入用入，無想不想入，無今世後世。」(CBETA, T04, no. 210, p. 573, b28-c1)。吳根友(1997:245)譯作「心意湛然非虛空，一切名相皆斷滅，沒有『想』與『不想』相，沒有今世來世相」。「吳譯」完全未掌握到「無量空入處界、無量識入處界、無所有入處界、非想非非想入處界」四無色界的術語，請參考《雜阿含 456 經》(CBETA, T02, no. 99, p. 116, c14-15)與巴利《優陀那》8.1 的偈頌：  
 ‘Atthi, bhikkhave, tadāyatanam, yattha neva pathavī, na āpo, na tejo, na vāyo, na ākāsānañcāyatanam, na viññānañcāyatanam, na ākiñcaññāyatanam, na nevasaññānāsāññāyatanam, nāyaṃ loko, na paraloko, na ubho candimasūriyā. Tatrāpāham, bhikkhave, neva āgatiṃ vadāmi, na gatiṃ, na ʻhitiṃ, na cutiṃ, na upapattiṃ; appatiṭṭham, appavattam, anārammaṇamevetam. Esevanto dukkhassā.’(Udāna, p. 81)。

<sup>19</sup> 例如《法句經》卷 1〈1 無常品〉：「所行非常，調興衰法，夫生輒死，此滅為樂。」(CBETA, T04, no. 210, p. 559, a11-12)，吳根友(1997:15)譯為「人生在世無常，此調興衰法則，那生命動輒走向死亡，然而這正是涅槃之樂！」相當的巴利經文為：‘Anicca sabbasaṅkhara, uppadaṇvayadhammino; uppajjitvā nirujjhanti, tesam vupasamo sukho.’(SN 1.2.1, S i 5)，對應的漢譯

屈大成在 2014 年出版《法句經今注今譯》(以下簡稱為《屈譯》)，<sup>20</sup> 此書最大的特色是在各首偈頌的譯注編列對應偈頌，分別出自漢譯四阿含、漢譯論藏，以及巴利四尼柯耶、《長老偈》、《經集》等文獻；書末〈附錄〉並且列有「六種《法句經》偈頌對照表」。這些細節突顯了作者力求超越《吳譯》所投注之心力。但是，仍然有未參考對應偈頌訂正「誤譯」的問題，導致在《吳譯》不盡理想的偈頌譯文，《屈譯》並未出現明顯的差異，甚至有承襲《吳譯》錯誤之處的嫌疑。以全書譯文與注解而言，改善的程度相當有限。<sup>21</sup>

法光法師《法句經之英譯及研究》一書出版於西元 1995 年，僅僅翻譯 T210《法句經》39 品中與巴利《法句經》對應的 26 品。此書雖已出版了二十多年，卻仍然是英文學術界僅有的翻譯，希望筆者的評介仍具「時效」，而不致於顯得「不合時

---

為《雜阿含 576 經》卷 22：「一切行無常，是則生滅法，生者既復滅，俱寂滅為樂。」(CBETA, T02, no. 99, p. 153, c13-14)，《別譯雜阿含 110 經》卷 6：「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乃名涅槃」(CBETA, T02, no. 100, p. 413, c29-p. 414, a1)，《長阿含 2 經》卷 4：「陰行無有常，但為興衰法；生者無不死，佛滅之為樂。」(CBETA, T01, no. 1, p. 26, c21-22)。「所」字意為「所有、一切」，此書將「一切行無常」譯作「人生在世無常」，譯文不精準、不恰當。最後兩句將「夫生輒死，此滅為樂」譯作「那生命動輒走向死亡，然而這正是涅槃之樂！」這是「誤譯」，因為「那生命動輒走向死亡」不是「涅槃之樂」，此句應該譯作「生了又滅(生滅不已)，生與滅都止息(的涅槃)，才是(真正的)快樂。」吳根友《法句經》的釋譯，常有不夠精確的註釋與譯文。

<sup>20</sup> 屈大成(2014)。

<sup>21</sup> 請參考蘇錦坤(2017a)。

宜」。筆者從事跨語言版本《法句經》對應偈頌的編列與交互校勘詮釋，深深體會這份工作的艱鉅龐雜，也對法光法師此書的貢獻歡喜讚嘆。因此，筆者希望能藉此「評介」喚起讀者對此書的關注，而本文所指出的問題點，目的在於提醒讀者參考此書的論點時，所應斟酌、審問、慎思、覆查之處。<sup>22</sup>

本文經常提及「宋、元、明藏」、「元、明藏」或「明藏」，以單引號(「」)表示，此類稱謂指「引用《大正藏》頁底註」的「校勘註記」，筆者並未親自去檢閱《思溪藏》(《大正藏》「校勘註記」所指的「宋藏」)、《普寧藏》(《大正藏》「校勘註記」所指的「元藏」)或《徑山藏》(《大正藏》「校勘註記」所指的「明藏」，或稱「嘉興藏」)。

為行文簡潔、指稱方便，本文以「核心 26 品」<sup>23</sup> 稱 T210 《法句經》的 9-32, 34, 35 等 26 品，以「〈《法句經》序〉」指稱支謙〈《法句經》序〉。<sup>24</sup>

## 2. 《法句經之英譯及研究》的結構與內容綜述

法光法師在此書〈前言〉，開宗明義地敘述當年(西元 1995 年)「《法句經》比較研究」的狀況：<sup>25</sup>

<sup>22</sup> 雖然近代論述一般傾向於使用「Pāli」，而不是「Pali」，但因法光法師原文使用的是「Pali」，所以本文的部分用詞也是採用「Pali」。

<sup>23</sup> Dhammajoti (1995:1): 'core 26 chapters' 而且以「*Dh(C)*」代表。

<sup>24</sup> 關於〈《法句經》序〉(CBETA, T04, no. 210, p. 566, b14-c26)的作者為支謙。請參考此兩篇著作：1. 〈法句序〉，印順法師(1952)；2. 蘇錦坤(2014b:84-86)。

<sup>25</sup> Dhammajoti (1995), 'Preface'.

「在布臘夫(John Brough)教授《犍陀羅法句經》出版了  
幾近三十年之後，檢視初期佛典比較研究的現況，他的此  
一評語仍然十分中肯：『對初期佛教部派文本之間的相關  
性分析，對促進佛學研究極為重要，而且許多卓越的貢獻  
也已經出版了。但是相對於此一深廣的議題來說，研究此  
一議題的人仍然太少…。』<sup>26</sup>就『法句經研究』而言，近  
年來幾乎就只有本漢(F. Bernhard)是以歐洲語言發表研  
究的唯一學者。日本已經有大量各種佛教經典語言文本的  
比較研究，即使在日本，水野弘元教授似乎是在『法句經  
研究』領域裡的孤獨學者。…」

但是，一方面由於「核心 26 品」與巴利《法句經》非常  
相似，導致畢亞、魏查理、水野弘元等等學者認為「核心 26  
品」即是譯自巴利《法句經》；<sup>27</sup>另一方面，T211《法句譬喻  
經》、T212《出曜經》與 T213《法集要頌經》也有不少偈頌直  
接或間接引用 T210《法句經》的譯文，因此，「核心 26 品」  
與巴利《法句經》的比較研究顯得特別重要。

法光法師聲稱此書的目標有二：一是將「核心 26 品」盡  
可能精準地譯為英文；二是對「核心 26 品」與巴利《法句經》

---

<sup>26</sup> Brough (1962, 2001:xvi).

<sup>27</sup> Dhammajoti(1995:69, line 35-37)。「譯自巴利《法句經》」是簡省的詞  
句，詳盡地說，應作「譯自巴利《法句經》或在語言、篇章、偈頌次序和  
內容都與之十分近似的文本」。

進行對勘研究。<sup>28</sup> 此一對勘研究至少涵蓋了對 T210《法句經》的結構與內容分析，以及對其源頭文本的語言研究。

T211《法句譬喻經》偈頌幾乎全部襲用 T210《法句經》，<sup>29</sup> T213《法集要頌經》也有 76 首偈頌沿襲 T210《法句經》；<sup>30</sup> 因此，法光法師此書的部分偈頌已有畢亞與魏查理的英譯可資參考。即使如此，此書不僅總結前人的《法句經》研究成果，對前人草創時期所作的推論也加以評判、修正；在偈頌英譯方面，由於作者不僅在漢字的字義掌握得更精確，也在細緻的偈頌比較研究之下，或者訂正前譯，或者依其他語言文本的用字「還原」漢字的「原譯用字」或原意，甚至進而改正其他語言文本的「訛字 corruption」。<sup>31</sup>

法光法師此書有幾個相當突出的論點，例如：

---

<sup>28</sup> Dhammajoti (1995:3, line 12-14): ‘I. To render *Dh(C)* into English as accurately as possible. II. To facilitate the critical study of both *Dh(C)* and *Dh(P)*.’ 筆者將「critical study」譯作「對勘研究」。

<sup>29</sup> 例如《法句譬喻經》此兩頌為《法句經》所無：「祠祀種禍根，日夜長枝條，唐苦敗身本，齋法度世仙。」(CBETA, T04, no. 211, p. 592, a12-13)，「八正覺自得，無離無所染，愛盡破欲網，自然無師受。」(CBETA, T04, no. 211, p. 594, b14-17)。

<sup>30</sup> 請參考蘇錦坤(2016b:107-110)：「《法集要頌經》930 頌之中，有 411 頌直接引自《出曜經》或自《出曜經》『添字改譯』；此 411 頌僅有 75 頌是《出曜經》沿襲《法句經》的譯文。有一部份《出曜經》譯文與《法句經》不同的對應偈頌，《法集要頌經》『跳過』《出曜經》而直接引用《法句經》的偈頌僅有一首。」

<sup>31</sup> 「訛字 corruption」意指在長期傳誦或輾轉抄寫之下，所造成對單字的拼寫或對「連音 sandhi」的錯誤辨識。

1. 指出前人的英譯，常有依照巴利《法句經》的偈頌字句來翻譯漢譯《法句經》的現象，這種翻譯方式會遺漏、遮蔽漢譯文本的版本特性。<sup>32</sup>

2. 提出扎實的例證，認為「核心 26 品」中至少有些偈頌不是出自巴利《法句經》；有些偈頌的譯詞顯示其原始文本 (Indic text) 的語言可能既不是巴利 (Pali)，也不是梵文 (Sanskrit)。<sup>33</sup>

3. 對於《法句經》未被收錄於四阿含或四部尼柯耶之中，提出解說。<sup>34</sup>

4. 完成「核心 26 品」的英譯，每首偈頌編列了巴利、梵文、犍陀羅、藏文與波特那《法句經》文獻的對應偈頌，同時也有詳盡而參考價值極高的附註。<sup>35</sup>

5. 前人的研究在漢譯的用詞與巴利《法句經》不同時，經常輕易地論定是支謙誤譯，作者在「多文本的偈頌比較研究」之下，證實漢譯確實另有所本。<sup>36</sup>

---

<sup>32</sup> Dhammajoti (1995: 5, 30-31)，法光法師稱這一方式的翻譯為‘to read the Pali into the Chinese stanzas’。

<sup>33</sup> Dhammajoti (1995: 74-83)，蘇錦坤(2016a)也舉例推測有些偈頌可能是出自「犍陀羅語」。

<sup>34</sup> Dhammajoti (1995: 12-16)。

<sup>35</sup> Dhammajoti (1995: 104-276)。

<sup>36</sup> 此則在稍後第三節〈3. 以譯詞的差異追溯《法句經》源頭文本的語言〉再予討論。

這是一本此一範疇的經典之作，勢必成為今後「《法句經》比較研究」不可或缺的參考文獻。

本書的結構可概分為「序論」、「翻譯與附註」及「漢巴偈頌對照表」三大部分，以下依次摘要敘述其內容。

## 2.1 序論

本書「序論」總結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在評述過程有多處引述水野弘元的見解，在「四阿含以《雜阿含》為最古老」<sup>37</sup>與「應從內容與結構兩個層面來衡量文獻的新舊」兩點，更特別根據印順法師的著作來闡述其論點。<sup>38</sup>作者依次探討「『核心 26 品』是否即是譯自巴利《法句經》」、「《法句經》四言偈頌的翻譯是否比五言偈頌早」與「T210《法句經》是否參考了『七百偈本』或『九百偈本』」等等議題。

由於「核心 26 品」與巴利《法句經》非常相像，導致畢亞、魏查理、水野弘元等等學者認為「核心 26 品」即是譯自巴利《法句經》，<sup>39</sup>作者雖然認同兩者在篇章結構、品名、偈頌次序與偈頌內容有密切的關連，但是在細膩的比較研究之後，並不完全贊同此一主張。

「序論」比對支謙《法句經》偈頌譯詞與巴利《法句經》的差異，並且引述「梵文《法句經》」、「犍陀羅《法句

---

<sup>37</sup> Dhammajoti(1995:10, line 5).

<sup>38</sup> Dhammajoti(1995:13-14), Dhammajoti(1995:128, note 5)的討論引用印順法師〈法句序〉(印順法師(1952:217))。

<sup>39</sup> Dhammajoti(1995:69, line 35-37).

經》」、「波特那《法句經》」與相當廣泛的漢譯偈頌，藉此論證「核心 26 品」可能不是每一首偈頌都出自巴利文本。

「序論」最後總結，從以下幾個層面看來，T210《法句經》對「《法句經》比較研究」極為重要。

1. 由於「核心 26 品」與巴利《法句經》關係密切，非常相近，所以，「核心 26 品」證實巴利《法句經》至少在西元三世紀初即保持此一結構與內容。<sup>40</sup>

2. 「核心 26 品」出現的一些差異，顯示它的原始文本可能不是「『純粹』的巴利‘pure’ Pali」，而是一種「『未規範』的巴利‘unpolished’ Pali」或是「Prakrit 俗語」。<sup>41</sup>

3. T210《法句經》可以用來協助「復原」或「詮釋」巴利《法句經》的一些字義，有時前者甚至比巴利《法句經註》所提供的幫助還大。

例如：巴利《法句經》397 頌第二句 ‘yo ve na paritassati’，對應的梵文《法句經》33.49 頌第二句 ‘yo vai na paritasyate’，巴利《法句經註》解釋為：「not become frightened because of craving 不因欲貪而驚恐」。安德森指出此句可能應該解釋為「沒有欲貪」，<sup>42</sup> 對照《法句經》35.15 頌翻

---

<sup>40</sup> Dhammajoti(1995:90)，布臘夫認為現存的巴利《法句經》可能原來有 500 頌，在長期傳誦過程而佚失了一些偈頌。此一主張不是「定論」。

<sup>41</sup> Dhammajoti(1995:90)。

<sup>42</sup> Andersen(1901, 1979:164, right column): paritassati 有一種來源是 pari-√tras，意為「to be frightened, alarmed」，另一種來源是 pari-√trsh，意為「to be afflicted by thirst」，引伸為「to feel desire or longing」，所以此字兼有兩義。

譯的是：「不婬其志」，《出曜經》34.48 頌翻譯的是：「亦不有熱惱」，《法集要頌經》33.48 頌翻譯的是：「亦不有熱惱」，<sup>43</sup> T210《法句經》支持安德森的詮釋。

又如：<sup>44</sup>

布臘夫認為巴利《法句經》390 頌的字詞「訛誤 corruption」，並且花了相當篇幅來討論此一問題。<sup>45</sup> 巴利《法句經》390 頌：

Na brāhmaṇassetadakiñci seyyo,  
yadā nisedho manaso piyehi;  
yato yato hiṃsamano nivattati,  
tato tato sammatimeva dukkhaṃ.

(此一偈頌，了參法師譯為：

「婆羅門此非小益--若自喜樂制其心。

隨時斷除於害心，是唯得止於苦痛。」

淨海法師譯為：

「以喜悅克服瞋恚，則獲得利益不少，

斷除傷害的惡心，則苦惱止息。」<sup>46</sup>)

---

<sup>43</sup>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72, c14)，《出曜經》(CBETA, T04, no. 212, p. 773, b14)，《法集要頌經》(CBETA, T04, no. 213, p. 799, a12)。

<sup>44</sup> 原文在論證以下的探討時，頗為詳盡，筆者在此僅摘要綜述。詳細可參考 Dhammajoti(1995:91-92, 270-272), Brough (1962:180-183), Norman(1997:55, 156-157)。

<sup>45</sup> Brough(1962:180-183)。

<sup>46</sup> 了參法師(1995:68)，淨海法師(2000:201)。

對應的《法句經》偈頌為 35.8 頌：

「若猗於愛，心無所著，  
已捨已正，是滅眾苦。」<sup>47</sup>

法光法師接受布臘夫與諾曼的解讀，將第一句「seyyo」作「siyā」解釋而成為假設語句；此一解說從漢譯「若...(心)無所著」得到證實，第二句「yadā nisedho manaso piyehi」相當於漢譯第一句「猗於愛，(心)」，法光法師認為此一「猗」字應作「猗息」理解，意為「passambhati(動詞), passaddhi(名詞)」，<sup>48</sup>而譯作「If one is calmed with regard to the pleasant 若人對於可喜的事物保持平靜」。第三句「himsa 害」，布臘夫與諾曼的解讀此字應為「hi'ssa」，法光法師以漢譯沒有相當於「害」的字義為例，支持此一解說。第四句的「sammātimeva」，法光法師認為「sammātim」相當於「samāna」的衍伸字而有「止息」之意，並舉《雜阿含 795 經》為例，來呼應漢譯「是滅眾苦」。<sup>49</sup>

---

<sup>47</sup>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72, c5-6)。

<sup>48</sup> 「七覺支」中「輕安覺支 passaddhi-sambojjhaṅga」，《陰持入經註》作：「猗覺意」(CBETA, T33, no. 1694, p. 12, c14)，《雜阿含 281 經》作：「猗息覺分」(CBETA, T02, no. 99, p. 78, a1)。

<sup>49</sup> 《雜阿含 795 經》「何等為沙門義？謂貪欲永盡，瞋恚、愚癡永盡，一切煩惱永盡，是名沙門義」(CBETA, T02, no. 99, p. 205, b12-13)。《法句經》卷 2〈34 沙門品〉也將相當於「samāna」的字譯作「息心」：「息心非別，慢訕無戒，捨貪思道，乃應息心。」(CBETA, T04, no. 210, p. 572, b16-17)。

如此，《法句經》35.8 頌可以協助「還原」巴利《法句經》390 頌的用字，協助解讀巴利《法句經註》無法成功詮釋的詞句。

## 2.2 翻譯與附註

本書的第二部分為「翻譯與附註」，由於漢譯並無「恰當」的全經白話翻譯與字詞訓詁，<sup>50</sup> 本書的英譯可以權當支謙《法句經》的白話翻譯，並且比對出每個字或詞的譯解。附註之中，不僅列有其他語言版本《法句經》的對應偈頌，也有「異讀」的判讀與抉擇，有時還推論漢譯字詞的「原文用字 Indic words」。讀者不僅可從偈頌翻譯去攫取、譯解整首偈頌的意涵，也可從這些逐句逐頌的比較研究之中，學習法光法師的研究方法，研讀他的研究成果，覆查他對《法句經》用字的詮釋，感受跨語言文本的差異。

以上一節所討論的《法句經》35.8 頌而言：

「若猗於愛，心無所著，  
已捨已正，是滅眾苦。」<sup>51</sup>

本書的英譯為：

If one is calmed with regard to the pleasant  
And at hearty attaches to naught  
--Having [thus] renounced and rectified [attachment],

<sup>50</sup> 《一切經音義》列有《法句經》的詞彙訓詁，分卷上、卷下(CBETA, T54, no. 2128, p. 800, a19-b13)；共有 17 則詞條，數量不多，部分詮釋如「捨鑑」、「扈船」兩則詞條，沿襲訛誤，對偈頌的「確解」幫助不大。

<sup>51</sup>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72, c5-6)。

One extinguishes all sufferings.<sup>52</sup>

筆者將此詩頌英譯翻譯為：

「如果一個人對可意的事物維持平靜，心對任何事物沒有執著，(如此)已經捨棄[執著]、已經自我調正，他就止息所有苦。」與《吳譯》和《屈譯》相比，可以讀到其中的差異：<sup>53</sup>

《吳譯》：「假如倚靠於愛意(之上)，而心(念)沒有任何執著，已經拋棄了愛意已經使心歸於端正，這便是息滅了各種苦(難)。」

《屈譯》：「假如對於倚靠和愛欲，內心沒有執著；已捨棄、已匡正，這息滅了各種苦痛。」

再舉一例，如《法句經》10.20 頌：

「斷濁黑法，學惟清白，  
度淵不反，棄猗行止，  
不復染樂，欲斷無憂。」<sup>54</sup>

本書的英譯為：

He who can eliminate the black dharmas  
And trains only in the pure white ones  
Will cross over deep water, never to return.  
He moves about with no attachment  
Unsullied by [sensual] pleasure,

---

<sup>52</sup> Dhammajoti(1995:265)。

<sup>53</sup> 吳根友(1997:232)，屈大成(2014:520)。

<sup>54</sup>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2, c27-29)。

With no craving, and no sorrow.<sup>55</sup>

筆者將此翻譯為：

「一個能斷除黑法  
且僅學習白法的人  
將渡過深淵，不再返回。  
他沒有執著地四處遊方，  
不被喜樂污染，  
沒有欲貪，沒有煩憂。」

與《吳譯》和《屈譯》相比，可以讀到其中的差異：<sup>56</sup>

《吳譯》：「斬斷與污濁不明邪法的聯繫，習學(大道)一心只向清淨潔白(之法靠攏)；渡過了(世俗欲望的)深淵不再返回，拋開了偏邪不正的品行就會方嚴端正，不會再去熏染世俗的快樂，斬斷了欲望(之根)人生便無憂患。」

《屈譯》：「斷除污濁黑暗的事象，修學只有清淨潔白；渡脫深淵不返回，捨棄倚傍的行動和止息；不再熏染欲樂，欲望斷除，沒有憂患。」

## 2.3 漢巴偈頌對照表

本書第三部分為「巴漢偈頌對照表」，從〈9 雙要品〉到〈35 梵志品〉(在巴利《法句經》沒有對應品名的〈33 利養品〉除外)共 26 品，依次將漢譯偈頌與對應的巴利偈頌全文並列。

---

<sup>55</sup> Dhammajoti(1995:119)。

<sup>56</sup> 吳根友(1997:76)，屈大成(2014:179)。

### 3. 以譯詞的差異追溯《法句經》源頭文本的語言

本書舉例顯示「核心 26 品」的譯詞與巴利《法句經》對應偈頌不盡相符，這是當代華語佛教世界較少介紹的議題；在此，特別列舉幾個例子來彰顯此一現象。法光法師指出，畢亞經常照著巴利偈頌去翻譯《法句經》偈頌，而未理會兩者的差異，<sup>57</sup> 相對於此，水野弘元則常將此一現象歸諸於譯者「誤解、誤譯」某個用字。例如，巴利《法句經》第一頌為：

Manopubbaṅgamā dhammā, manoseṭṭhā manomayā;

Manasā ce paduṭṭhena, bhāsati vā karoti vā;

Tato naṃ dukkhamanveti, cakkamva vahato padaṃ.

此頌意為「諸法是心所前導的、心所主宰的、心所造的；如果有人以汙染心而言行，罪苦跟隨著他，就像車輪跟隨著牛腳。」<sup>58</sup> T210《法句經》的對應偈頌譯作「心為法本，心尊心使，中心念惡，即言即行，罪苦自追，車轢于轍。」<sup>59</sup> 漢譯的「心尊心使」並未呼應「manoseṭṭhā manomayā 為心所主，為心所造」，<sup>60</sup> 法光比丘指出「除了巴利文本作 manomayā 以

---

<sup>57</sup> Dhammajoti (1995:5): 「Beal's tendency to read the Pali into the Chinese stanzas. Beal 常以巴利偈頌當作漢譯的原義來解讀」。

<sup>58</sup> Norman (1997:1 & 61): 'Mental phenomena are preceded by mind, have mind as their leader, are made of mind. If one acts or speaks with evil mind, from that sorrow follows him, as the wheel follows the foot of the ox.'

<sup>59</sup>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2, a13-14)。

<sup>60</sup> 「manoseṭṭhā manomayā」，了參法師(1995:1)譯作「意主意造作」；淨海法師(2000:1)譯作「心為主使，由心所造成」。

外，梵文本、犍陀羅本與波特那本《法句經》都作 *manojavā*。<sup>61</sup> 他認為「*manojavā*」意為「impelled by mind 為意所驅使」或「of the nature of mental impulsions, as swift as mind 如同心意般迅疾」。

前一項解讀，可以參考玄奘「意尊意所使」的譯文，<sup>62</sup> 後一項解讀，可以參考僧伽跋澄「意妙意疾」的譯文與義淨「心勝心速疾」的譯文。<sup>63</sup> T210《法句經》譯文「心尊心使」的「使」字，有可能意為「驅使、役使」，也有可能是「駛」字而意為「迅疾」。<sup>64</sup>

綜上所述，此一偈頌的譯文與巴利文本差異較大，而與其他語言文本較接近。

另一個例子為《法句經》的兩首偈頌，<sup>65</sup> 位於〈30 地獄品〉的偈頌作「終則墮地獄」，<sup>66</sup> 與對應偈頌巴利《法句經》

<sup>61</sup> 《犍陀羅法句經》與梵文《法句經》作 *manojavā*，Brough (1962, 2001:243) 與 Norman(1997:61)均作同樣的陳述。請參考「偈頌比較表」：

(<http://www.ancient-buddhist-texts.net/Buddhist-Texts/C3-Comparative-Dhammapada/CD-01-Yamaka.htm>)。

<sup>62</sup> 《本事經》(CBETA, T17, no. 765, p. 664, a6-7)。

<sup>63</sup> 《鞞婆沙論》(CBETA, T28, no. 1547, p. 428, a1)，《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CBETA, T23, no. 1442, p. 751, b27-28)。

<sup>64</sup> 《法句經》卷1〈1 無常品〉：「如河駛流，往而不返」(CBETA, T04, no. 210, p. 559, a14)；〈28 道行品〉：「駛流澍于海」(CBETA, T04, no. 210, p. 569, b28)，「駛」字，「聖語版」作「使」字。

<sup>65</sup> Willemen (1978:XVIII). 魏查理最先列舉此例。

<sup>66</sup> 〈30 地獄品〉：「法衣在其身，為惡不自禁，苟沒惡行者，終則墮地獄。」(CBETA, T04, no. 210, p. 570, a9-11)。

307 頌作「墮地獄 nirayaṃ te upapajjare」相近。位於〈34 沙門品〉的偈頌作「墮惡道」<sup>67</sup>而與梵文《法句經》11.9 頌相近。也就是說，同在「核心 26 品」的偈頌，並非每一首都與巴利《法句經》類似。

法光法師又指出，《法句經》26.18 頌：

「虛空無轍迹，沙門無外意，  
眾人盡樂惡，唯佛淨無穢。」<sup>68</sup>

第三句「眾人盡樂惡」，對應的巴利《法句經》254 頌作「Papañcābhiratā pajā 眾人喜於戲論」。漢譯的「惡」對應的是「戲論 Papañca」，他認為「可能此偈頌依據的文本不是巴利《法句經》，或者此字在原始文本訛誤」。<sup>69</sup>

另一個例子，《法句經》12.17 頌：

「有生死然，凡夫處邊，  
慧者樂出，為佛弟子。」<sup>70</sup>

第一句「有生死然」，對應的巴利《法句經》59 頌作「Evaṃ saṅkārahūtesu 如此，在如塵埃般眾人之中」。漢譯

---

<sup>67</sup> 〈34 沙門品〉：「袈裟披肩，為惡不損，惡惡行者，斯墮惡道。」  
(CBETA, T04, no. 210, p. 572, b13-14)。

<sup>68</sup>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8, c14-15)。

<sup>69</sup> Dhammajoti (1995:206, note 22): 「We may suspect a textual corruption somewhere between the word papañca (Dh(P) 254), and prapañca (in Udv(Sk) XXIX 38) and papañca (which obviously must have been in the original for Dh(C) 26,18). Or one could perhaps take this as another indication that the original for Dh(C) was not Dh(P).」

<sup>70</sup>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3, b15-16)。

「生死」兩字對應的是「塵埃 saṅkhāra」。漢譯將相當於巴利「saṅkāra 塵垢、垃圾」、「saṅkhārā 諸行」的兩個不同的字都當作「saṃsāra 輪迴(新譯)、生死(舊譯)」翻譯。這樣的誤譯很可能是因源頭文本為犍陀羅語而造成。<sup>71</sup> 這個例子顯示，此偈頌依據的文本可能不是巴利《法句經》。<sup>72</sup>

筆者還可舉出另兩個與此類似的例子：<sup>73</sup>

1. 《法句經》26.19 頌：

「虛空無轍迹，沙門無外意，  
世間皆無常，佛無我所有。」<sup>74</sup>

第三句「世間皆無常」，對應的巴利《法句經》255 頌作「saṅkhārā sassatā natthi 諸行無常」。漢譯的「世間」對應的是「諸行 saṅkhārā」。

2. 《法句經》34.14 頌：

「當制五陰，伏意如水，  
清淨和悅，為甘露味。」<sup>75</sup>

---

<sup>71</sup> 2013 年 10 月 18-19 日法鼓文理學院主辦的「長阿含經國際研討會」，在筆者的論文報告時，辛嶋靜志教授指出〈28 道行品〉「生死非常苦」，可能是「『梵 saṃkhāra、巴 saṅkhāra (行)』在犍陀羅語會轉寫成 saṃsāra，有 kh/s/ṣ 混淆的現象，因而導致譯成『生死(輪迴)』」。

<sup>72</sup> Dhammajoti (1995:89, line 32)。

<sup>73</sup> 請參考蘇錦坤(2018)。

<sup>74</sup>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8, c16-17)。

<sup>75</sup>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72, a20-21)；「當」字，《大正藏》作「常」字，依「宋、元、明藏」改作「當」字。

第一、二句「當制五陰，伏意如水」，對應的巴利《法句經》374 頌作「yato yato sammāsati, khandhānaṃ udayabbayaṃ 無論何時，當正見五蘊生滅時」。漢譯的「水」對應的是「起滅、興衰、生滅 udayabbayaṃ」。似乎是將這個相當於「起滅 udayabbayaṃ」的字當作「像水一樣 udaka-viya 水-如」，因為在《法句經》16.14 頌第二句「不知成敗事」，對應「成敗」兩字的正是巴利《法句經》113 頌的「起滅、興衰、生滅 udayabbayaṃ」。所以，譯者應該是見到「非巴利語」的文本，而不是在〈16 述千品〉譯得正確，反而稍後在〈34 沙門品〉譯得訛誤(兩品都在「核心 26 品」之內，「四言偈頌」與巴利對應偈頌不符，而「五言偈頌」譯得相符)。

在此書中，還可以找出許多類似的例子，雖然目前仍然無法確證這些與巴利《法句經》有差異的偈頌出自哪一語言版本，但是，相當明確地，有些「核心 26 品」之中的偈頌，不是譯自與巴利《法句經》相同或近似的文本。因此，當漢譯《法句經》與巴利《法句經》的對應偈頌不符時，不能輕易推論是漢譯出錯。

## 4. 評論

諾曼在 1994 年在日本發表了一篇文章〈巴利學的現況與未來任務〉(The present state of Pali studies, and future tasks)，他在「結語」說：

「假如要我簡單總結一下巴利學的現況與未來必要的工作，我要說，『尚未做的，需要去做；已經做的，還要重做。』

(What has not been done needs to be done, and what has been done needs to be done again”)]」<sup>76</sup>

同在此一思考脈絡之下，巴利聖典不斷於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重新英譯。關於漢譯佛典的日譯，日本於 1929-1930 年間譯出《國譯一切經》，於世紀交會時，又推動再譯，陸續出版《新国訳大蔵經》。

像 T210《法句經》這樣意義重大的經典，肯定是需要再譯、三譯，一則改進前譯的疏失錯漏，二則增訂新發現的文獻資料與嶄新的研究成果。

筆者對本書提出「英譯商榷」、「校勘與『訛字』」、「『四言偈頌』與『五言偈頌』」與「其他微細的失誤」等四點評論，希望此處評論可以作為將來 T210《法句經》英譯或白話翻譯的參考。

#### 4.1 英譯商榷

法光法師提及漢譯將同一對應的字(Indic word)譯作多種不同的漢字，例如‘sukha’譯作「安寧」、「快」、「樂」、「安」，加上各版本之間的「異讀」、「訛寫」，要準確翻譯其實並不容易；他期望未來的學者在掌握更多文獻資料之下，能如同他訂正畢亞的翻譯那樣，訂正他目前的翻譯。<sup>77</sup>

<sup>76</sup> 蔡奇林(2001:207)，K.R. Norman 原文發表於日本《中央學術研究所紀要》。

<sup>77</sup> Dhammajoti (1995:4): ‘It is hoped therefore that future researchers who are better equipped will, with further available data, be able to correct whatever mistakes we may have committed in this work, as we have done with Beal’s

筆者在此列舉書中的幾個譯例，提出一些訂正的建議。如同作者所敘述的，即使畢亞翻譯的偈頌高達三分之一有待訂正，他仍然尊敬與仰慕(respect and admire) 畢亞初期的開拓之功。法光法師深入漢語文獻，輔以巴利、梵文、犍陀羅語與「波特那本」俗語(Prakrit)等語言的文獻，工作艱鉅，用力甚深，研究成果對佛學的貢獻自然是「有口皆碑」，眾所推崇。與此情境相同，筆者雖然嘗試「訂正」前譯，對法光法師此一研究仍然十分敬重，我本人也從此書觀摩到研究方法與學習到許多不同的偈頌解讀。

基於篇幅限制，在此僅舉數例說明「訂正英譯」的建議。

#### 4.1.1 〈沙門品〉

〈34 沙門品〉第 25 頌：

「截流自恃，逝心却欲，  
仁不割欲，一意猶走。」<sup>78</sup>

法光法師的英譯為：

Stop the stream [of desire] and reflect yourself  
Turn back your mind from desire,  
Unless you cut off desire,  
Your onemindedness will still slip away.<sup>79</sup>

英譯將第二句「逝心卻欲」譯作「turn back your mind from desire」，意思是「回轉你的心而離開欲」。

---

mistakes.’

<sup>78</sup>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72, b8-9)。

<sup>79</sup> Dhammajoti(1995:255-256).

巴利《法句經》的對應偈頌〈26 婆羅門品〉第一頌(383 頌)為：

Chinda sotaṃ parakkamma, kāme panuda brāhmaṇa;  
Saṅkhārānaṃ khayaṃ ñatvā, akataññūsi brāhmaṇa.

巴利偈頌第二句「kāme panuda brāhmaṇa」。文法上，「brāhmaṇa」是「婆羅門」的呼格，「panuda」是「panudati 除去」的「祈使格 imperative」，所以，漢譯「逝心」是「婆羅門」的古譯，而不是「回轉心意」。<sup>80</sup>

筆者譯作：「婆羅門！（你應）棄絕貪欲，自己努力截斷（欲、苦）流。（如果）你不捨斷貪欲，將繼續輪迴。」<sup>81</sup>

筆者將第二句的英譯改為：<sup>82</sup>

Brāhmaṇa! (You should) remove desire.

---

<sup>80</sup> 《佛般泥洹經》：「國有賢公，公名兩舍，兩舍公者，逝心種也」（CBETA, T01, no. 5, p. 160, b12-13）。《長阿含 27 經》則稱他為「兩舍婆羅門」（CBETA, T01, no. 1, p. 107, b6）。《梵摩渝經》：「時有逝心名梵摩渝」（CBETA, T01, no. 76, p. 883, b11）。對應的《中阿含 161 經》則為：「有梵志名曰梵摩」（CBETA, T01, no. 26, p. 685, a7），對應的《中部 91 經 Brahmayu sutta》稱「梵摩 Brahmayu」為「梵志 brāhmaṇa 婆羅門」。

<sup>81</sup> Norman(1997: 55)英譯：‘Cut across the stream, making an effort; drive away sensual pleasures, o brahman. Knowing the termination of conditioned things, you know the uncreated, o brahman.’(verse 383). 梵文偈頌請參考 Bernhard (1965:494): ‘chindhi srotaḥ parākramya, kāmāṃ praṇuda brāhmaṇa | saṃskārāṇāṃ kṣayaṃ jñātvā, hy akṛtajñō bhaviṣyasi ||’(Uv 33.60a).

<sup>82</sup> 此一偈頌尚有其他翻譯議題，在此僅討論「逝心」，以免本文過於冗長。

#### 4.1.2 〈心意品〉

〈11 心意品〉第 1 頌：

「意使作狗，難護難禁，  
慧正其本，其明乃大。」<sup>83</sup>

「元、明藏」第一句作「意駛於響」。此句頗難理解。

《吳譯》為：「意識的流變瞬息萬狀，難以護守難以禁持；只有智慧端正其根其本，(如是)意識的本初光輝便可大放光明。」<sup>84</sup>

《屈譯》為：「意念的驅使和造作變化萬千，難以護持，難以禁持；智慧匡正它的根本，智慧的光明廣大。」<sup>85</sup>

法光法師的英譯為：

Mind rushes to echoes,  
It is difficult to guard, to restrain.  
The wise straighten its base,  
And its brightness then becomes great.<sup>86</sup>

第一句「意使作狗」，《吳譯》是將「狗」作「白雲蒼狗變幻無常」解釋，這樣的「詮釋」近於「自由聯想」；《屈譯》則捨棄漢譯文字，將巴利用字當漢字翻譯。法光法師的翻譯則依「元、明藏」異讀作「意駛於響」，而將「響」當作「回響 echo」解釋。

---

<sup>83</sup>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3, a4-5)。

<sup>84</sup> 吳根友(1997:79-80)。

<sup>85</sup> 屈大成(2014:181)。

<sup>86</sup> Dhammajoti(1995:120)。

巴利《法句經》的〈3心品〉第一頌(33頌)為：

phandanam capalam cittam dūrakkham dunnivārayam,  
ujum karoti medhāvī usukāro va tejanam.

筆者譯作：「如同製箭者調直箭，智者調直他那難護、難禁而不穩定、常顫抖的心。」<sup>87</sup>

《出曜經》的對應偈頌似乎分作兩頌：「…心為輕躁，難持難護。」…「智者能自正，猶匠搦箭直…。」<sup>88</sup>

《法集要頌經》則是兩頌排列在一起：「心已離諸行，中間是己心，心多為輕躁，難持難調護。智者能自正，如匠搦箭直，有患則知患，有患知有患。」<sup>89</sup>

從漢譯、巴利及梵文對應偈頌判讀，此頌漢譯所缺的是「調心如調箭」的比喻。筆者推論，第一句「意使作猗」有可能是「意使作筈」，<sup>90</sup>先誤寫作「筈」，再誤為「猗」字。

---

<sup>87</sup> Norman(1997: 6)英譯: 'The wise man makes straight his trembling, unsteady thought which is difficult to guard and difficult to restrain, just as a fletcher makes an arrow straight.'(verse 33). 梵文偈頌請參考 Bernhard (1965:410): 'spandanam capalam cittam durakṣyam durnivāraṇam | rjūm karoti medhāvī iṣu kāra iva tejasā ||'(Uv 31.8).

<sup>88</sup> 《出曜經》(CBETA, T04, no. 212, p. 759, b23-c10)。「『智者能自正，猶匠搦箭直』者，…是故說曰『智者能自正，猶匠搦箭直』也。」(CBETA, T04, no. 212, p. 759, c11-18)。

<sup>89</sup> 《法集要頌經》(CBETA, T04, no. 213, p. 795, b20-24)。

<sup>90</sup> 《一切經音義》卷 61：「箭筈(...箭莖也亦作筈)。」(CBETA, T54, no. 2128, p. 717, a7)。

第三句「慧正其本」，「本」字似有兩種意旨，一是指「箭桿」，一是指「本心」。第四句「其明乃大」，除《法句經》譯文之外，各語言版本《法句經》均無與此句對應的字句。筆者試作此首漢譯偈頌的白話翻譯如下：

「應該使調心像製箭一樣，心難以戒護、難以調御，智者調正它，令它更為明智。」

筆者所擬的英譯為：

To moderate mind as to straighten an arrow,  
(since mind) is difficult to guard, to restrain.  
The wise straighten its base,  
And its brightness then becomes great.

#### 4.1.3 〈明哲品〉

〈14 明哲品〉第7頌：

「弓工調角，水人調船，  
材匠調木，智者調身。」<sup>91</sup>

《吳譯》的白話翻譯為：「製造角弓的工匠調理牛角，船夫掌舵調理航船，智巧工匠調理木料，智慧之人調理身(心)。」<sup>92</sup>

《屈譯》的白話翻譯為：「製弓箭的工匠調整牛角，船夫調整船隻，有才能的工匠調整木料，智者調整自身。」<sup>93</sup>

法光法師的英譯為：

---

<sup>91</sup>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4, a9-10)。

<sup>92</sup> 吳根友(1997:98)。

<sup>93</sup> 屈大成(2014:223)。

Fletchers shape the horns,  
Navigators shape their boats.  
Carpenters shape the wood,  
The wise ones shape themselves.<sup>94</sup>

巴利《法句經》的〈心智者品〉第5頌(80頌)為：

Udakañhi nayanti nettikā, usukārā namayanti tejanam;  
Dāruṃ namayanti tacchakā, attānaṃ damayanti paṇḍitā.

(灌溉者導引水，製箭工人調直箭桿，木匠調整木材，智者調御自身。)<sup>95</sup>

法光法師此處的英譯有兩個問題：一是，雖然巴利《法句經》確實是敘述「usukārā 製箭者」，英文為 fletchers，但是漢譯為「弓工」，應該譯作 bowmakers (巴利為 dhanukārā)。<sup>96</sup>

《出曜經》無〈明哲品〉，此一偈頌出現在〈18 水品〉：「水人調船，弓師調角，巧匠調木，智人調身。」<sup>97</sup>

---

<sup>94</sup> Dhammajoti(1995:139).

<sup>95</sup> Norman(1997:12)英譯：‘Truly, canal makers lead water, fletchers bend the arrow (straight); Carpenters bend wood, learned men tame the self.’(verse 80).

<sup>96</sup> Norman(1997: 82, note 80): ‘it should read “bend the arrow (straight)”.’。

<sup>97</sup> 《出曜經》(CBETA, T04, no. 212, p. 707, c27-28)。亦可參考《增壹阿含 38.6 經》卷 31〈38 力品〉：「弓師能調角，水人能調船，巧匠調其木，智者自調身。」(CBETA, T02, no. 125, p. 721, b13-15)《法集要頌經》卷 2〈17 水喻品〉：「水工調舟船，弓師能調角，巧匠樂調木，智者能調

《出曜經》此句的詮釋為：「弓匠修治筋角，調和得所，火炙筋被，用不知折。是故說『水人調船，弓師調角』也。」<sup>98</sup>

所以，法光法師將「弓工、弓師、弓匠」譯作「fletchers 製箭者」，正是犯了他評論畢亞的評語：「Beal 常以巴利偈頌當作漢譯的原義來解讀。」<sup>99</sup>

《吳譯》將第一句譯作：「製造角弓的工匠調理牛角」，但是「弓工調角」並不是特別指『角弓』，而是一般的弓箭。參考《考工記》：「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角…，筋…，膠…，絲…，漆…」<sup>100</sup>角是製弓的六樣基本材料之一，只要不是太過簡陋的弓，就必須「調角」。

法光法師的英譯的第二個問題是將「調」譯作「shape」，漢字「調」有「調整、調正、調和、調護、調御」等意，筆者以為原譯者用「調」字來表達「製造、調正、調護、調御」等意思，「shape」似乎無法達成此意。

筆者試作白話翻譯如下：

---

身。」(CBETA, T04, no. 213, p. 785, c22-24)《法苑珠林》卷 48：「弓師調角，水人調船，工匠調木，智者調身。」(CBETA, T53, no. 2122, p. 652, a23-25)。

<sup>98</sup> 《出曜經》(CBETA, T04, no. 212, p. 708, a1-3)。

<sup>99</sup> Dhammajoti(1995:5), 'Beal's tendency to read the Pali into the Chinese stanzas.'

<sup>100</sup> 《考工記圖卷》，《戴震全集》第五冊，450 頁第 2-3 行。

「造弓的工匠調理角(等材料)，船師調護船，木匠調理木料，智者調御自身。」<sup>101</sup>

法光法師指出，梵、巴偈頌與《出曜經》、《法集要頌經》均是「弓師調角」作第二句，相當於「水人調船」是第一句，所以 T210《法句經》應該不是出自巴利《法句經》(或與巴利《法句經》非常接近的版本)。但是，這也同樣指出 T210《法句經》與梵文系統的數個版本不同(《出曜經》、《法集要頌經》較接近梵文《法句經》)。<sup>102</sup>

T210《法句經》的譯文並不是孤例，《增壹阿含 38.6 經》的譯文可以支持此一次序：「弓師能調角，水人能調船，巧匠調其木，智者自調身。」<sup>103</sup>

筆者認為，各版本《法句經》之間常有「句次」不同的現象，與其關注譯句的次序問題，不如探討為何漢譯《法句經》與《增壹阿含 38.6 經》均作「弓師」，而現存梵、巴對應偈頌卻是「箭師」的問題。

如果上引的《出曜經》詮釋「弓匠修治筋角，調和得所，火炙筋被，用不知折」可信，則可推論確有此一與梵、巴對應偈頌不同的版本，而不是「誤譯」。

---

<sup>101</sup> 筆者試作英譯如下：‘Bowmakers adjust and shape the horn (for the bow), navigators maintain the boat, carpenters shape the wood, the wise man have themselves restrained.’

<sup>102</sup> 梵文偈頌請參考 Bernhard (1965:236): ‘udakena nijanti nejakā, iṣukārā namayanti tejasā | dāruṃ namayanti takṣakā, hy ātmānaṃ damayanti paṇḍitāḥ. ||’ (Uv 17.10)

<sup>103</sup> 《增壹阿含 38.6 經》(CBETA, T02, no. 125, p. 721, b13-15)。

如果認為上引的《出曜經》詮釋「弓匠修治筋角...」不可信，也就是指認《出曜經》此段釋文並非譯自梵本，而是就《法句經》譯文逐句詮釋，此一假說，雖然可以解決《法句經》的版本問題，但是，會涉入更複雜的《出曜經》翻譯議題。<sup>104</sup>

#### 4.1.4 〈惡行品〉

〈17 惡行品〉第 15 頌：

「作惡不覆，如兵所截，  
牽往乃知，已墮惡行，  
後受苦報，如前所習。」<sup>105</sup>

法光法師的英譯為：

Doing evil, [the fool] does not rise up,  
As if he has been blocked by an army.  
On being dragged along, he then realized,  
That he has fallen into evil practice.  
He subsequently suffers the result,  
Of what he has done earlier.<sup>106</sup>

《出曜經》有一首偈頌幾乎與上述偈頌字句完全相同：

「作惡不起，如兵所截，  
牽往不覺，已墮惡道，  
後受苦報，乃知前習。」<sup>107</sup>

---

<sup>104</sup> 參考蘇錦坤〈《出曜經》研究〉(2015b)。

<sup>105</sup>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5, a12-13)。

<sup>106</sup> Dhammajoti(1995:157).

法光法師宣稱他的翻譯，是將第一句作「作惡不起」，第四句作「已墮惡道」。

筆者在此探討的是第二句「如兵所截」，法光法師將「兵」譯為「an army 軍隊」，整句譯成「As if he has been blocked by an army 如同被一支軍隊所阻隔、阻斷」。筆者以為，第二句「如兵所截」的「兵」字是指「兵器」，「如兵所截」是「有如被兵刃所切斷 As if it has been cut off by a weapon」。而第一句「作惡不覆」不須改作「作惡不起」，這一句的意思是「作惡不復」，法藏敦煌 P2381 號寫卷作「作惡不赴」，正是「覆、復」的音同而異的「訛字」。

筆者將前四句「作惡不覆(復)，如兵所截，牽往乃知，已墮惡行」譯為：

「作了惡行不能回復原狀，如同被兵刃所截斷(而無法復原一樣)，被惡果牽往了才知道，已經墮入惡行的結果。」

Having done the evil, it could not be recovered,

As if it has been cut off by a weapon.

On being dragged along, he then realized,

That he has fallen into evil practice.

《一切經音義》卷 46 與卷 47：「兵伍(兵，威也，五刃為兵。」與《一切經音義》：「執仗(治亮反，五刃為『兵』，人所執持為『仗』，『仗』，亦兵器之揜也。)」<sup>108</sup>

<sup>107</sup> 《出曜經》(CBETA, T04, no. 212, p. 670, b13-14)。

<sup>108</sup> 《一切經音義》卷 46 (CBETA, T54, no. 2128, p. 614, a15)，《一切經音義》卷 47 (CBETA, T54, no. 2128, p. 621, c8)。

#### 4.1.5 〈刀杖品〉

〈18 刀杖品〉第 1 頌：

「一切皆懼死，莫不畏杖痛，  
恕己可為譬，勿殺勿行杖。」<sup>109</sup>

法光法師的英譯為：

All are afraid of death.

None does not fear the pain [inflicted with] rods.

Just as you would forgive yourself,

Don't kill; don't strike with rods.<sup>110</sup>

法光法師的翻譯是將第三句「恕己可為譬」，翻譯作「Just as you would forgive yourself 恰如你會原諒自己」，也就是說把「恕」字，當作「原諒」解釋。

實際上，「恕」字除了「原諒」之外，還可以當「推己及人」解釋。例如：

《論語·衛靈公》：「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字彙·心部》：「恕，以己體人曰恕。」<sup>111</sup>

巴利《法句經》對應偈頌為 129 頌：

Sabbe tasanti daṇḍassa, sabbe bhāyanti maccuno;

Attānaṃ upamaṃ katvā, na haneyya na ghātaye.

---

<sup>109</sup>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5, b2-4)。

<sup>110</sup> Dhammajoti(1995:162).

<sup>111</sup> 「恕」字的《字彙》字義，筆者引自「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址：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xMzQ5](http://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xMzQ5))，請參考右側圖檔。

諾曼將第三句譯作「comparing (others) with oneself 將自己(所欲、所惡)去考量別人」，意思正與「恕己可為譬(將自己的好惡來體諒別人)」相符。

因此，筆者認為此處應將「恕」作「推己及人」解釋。

#### 4.1.6 〈老耗品〉

〈19 老耗品〉<sup>112</sup> 第 1 頌：

「何喜何笑？命常熾然，  
深蔽幽冥，如不求錠。」<sup>113</sup>

第二句「命」字，《出曜經》與《法句譬喻經》作「念」字：

《出曜經》卷 1 〈1 無常品〉：

「何喜何笑，念常熾然，深蔽幽冥，而不求錠？」<sup>114</sup>

《法句譬喻經》卷 3 〈19 喻老耄品〉：

「何喜何笑？念常熾然；深蔽幽冥，不如求定。」<sup>115</sup>

此一「念」字，《大正藏》未記載任何異讀，筆者檢閱《磧砂藏》與《高麗藏》，也是作「念」字。

法光法師的英譯為：

---

<sup>112</sup> 本則判讀受到周一良(1998)一文的啟發。《法句經》〈19 老耗品〉，「宋、元、明版藏經」作「老耄品」(CBETA, T04, no. 210, p. 565, b24)。

<sup>113</sup>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5, b27-28)。

<sup>114</sup> 《出曜經》(CBETA, T04, no. 212, p. 611, c10-11)。

<sup>115</sup> 《法句譬喻經》(CBETA, T04, no. 211, p. 592, c7-8)。

What's there to rejoice, what's there to laugh?  
Life is always in a blaze!  
Deeply concealed in darkness,  
It's better to seek light.<sup>116</sup>

從第二句可以看出，他顯然是把漢譯當作「命常熾然」翻譯。<sup>117</sup>

此首偈頌相當於巴利《法句經》146 頌：  
‘ko nu hāso kim ānando, niccaṃ pajjalite sati.  
andhakārena onaddhā, padīpaṃ na gavesatha.’<sup>118</sup>

淨海法師的漢譯為：

「(世間)常常燃燒，有何可喜可樂？你們為黑暗所覆蔽，  
為什麼不求燈明？」<sup>119</sup>

---

<sup>116</sup> Dhammajoti(1995:166)，此一偈頌，法光法師僅註記對應偈頌，沒有其他註解。

<sup>117</sup> 吳根友(1997:125)是當作「念常熾然」翻譯：「(人生在世)有什麼值得歡喜，值得開顏大笑？妄念常常如火焰般燃燒，深深地被世俗的幽闇昏冥所遮蔽，不如認真地去修禪定。」屈大成(2014:282)則譯作「生命」。

<sup>118</sup> Norman(1997:12)英譯：‘What is this laughter, why is there joy when (the world) is constantly burning. When bound by darkness do you not seek a lamp?’

<sup>119</sup> 淨海法師，(1983:43)。漢譯中「世間」有加括弧，意指巴利經文無此字，僅是依文意安上。淨海法師(2000:74)在此一修訂版，此頌已經更改為「常在燃燒中，有何可喜可笑？當你被黑暗覆蔽時，為什麼不求燈明？」此時已刪除「世間」。筆者認為前譯比後譯佳，後譯未譯出「sati」。了參

在巴利 146 頌第二句，sati 是 satta 的位格，意思為「在一切眾生」，所以 Nārada 那羅陀長老、淨海法師與諾曼都翻譯為「在世間」。<sup>120</sup>

反觀漢譯佛典，有「一切熾然」、「世間熾然」的經文，卻無「念常熾然」的教義。<sup>121</sup> 筆者認為，《法句經》翻譯團隊可能將此字「誤譯」為「念」，後來因「字形相近」而訛寫成「命」字了。

同時，梵文《法句經》的對應偈頌〈1 無常品〉第四頌對應的用字是「sati」，如果是「念」，梵文此字應作「smṛti」：

ko nu harṣaḥ ka ānanda evaṃ prajvalite sati |  
andhakāraṃ praviṣṭāḥ stha pradīpaṃ na gaveṣatha ||(Uv  
1.4)<sup>122</sup>

翻譯有時遇到一個抉擇問題：當譯文「明顯」出錯時，應該「先改正」再翻譯呢？還是依照漢譯原文翻譯？如果選擇前者，可能會犯了前面所說「以巴利偈頌當作漢譯的原義來解讀」的誤謬，如果不管對錯，照原來漢譯字句翻譯，又會「誤導」讀者，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

法師(1995:29)也未譯出「sati」。

<sup>120</sup> Nārada 長老的英譯，請參考淨海法師，(1983:18)。

<sup>121</sup> 《雜阿含 196 經》「一切熾然、一切燒」(CBETA, T02, no. 99, p. 50, b12-13)。《別譯雜阿含 87 經》「佛告婆羅門：『世間熾然。何謂熾然？謂老病死。...』」(CBETA, T02, no. 100, p. 403, c17-18)

<sup>122</sup> Bernhard(1965:96).

但是，不管抉擇之後，是照原譯、還是改正之後再譯，此處絕對需要安上詳盡的「譯註」。<sup>123</sup>

#### 4.1.7 〈世俗品〉

〈21 世俗品〉第 4 頌：

「萬物如泡，意如野馬，  
居世若幻，奈何樂此？」<sup>124</sup>

法光法師的英譯為：

All things are like foam,  
The mind is like a wild horse.  
Living in a world like a mirage,  
How can one delight in it?<sup>125</sup>

此首偈頌相當於巴利《法句經》170 頌：

‘Yathā pubbuḷakaṃ passe, yathā passe marīcikaṃ;  
Evaṃ lokaṃ avekkhantaṃ, maccurājā na passati.’

相當於「marīcikaṃ 海市蜃樓 mirage」的譯詞是「野馬」。

《一切經音義》卷 9：「野馬(猶陽炎也，案：《莊子》所謂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者。《注》云：『鵬之所憑而飛

---

<sup>123</sup> 請參考蘇錦坤(2017b)。

<sup>124</sup>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66, a25-26)。

<sup>125</sup> Dhammajoti(1995:176).

者，乃是遊氣耳。」《大論》云：『飢渴悶極，見熱氣謂為水。』是也)。」<sup>126</sup>

所以，「野馬」應譯作「mirage」，譯作「a wild horse」並不合適。

筆者試譯此頌如下：

All things are like foam,  
The mind is like a mirage.  
Living in a world like an illusion,  
How can one delight in it?

#### 4.1.8 〈梵志品〉

〈35 梵志品〉第 27 頌：

「所世惡法，修短巨細，  
無取無捨，是謂梵志。」<sup>127</sup>

法光法師的英譯為：

Those considered by the world as good or bad,  
Those which are long, short, thick, thin  
- He takes not [any of them] which is not given;  
Such a one is a *brāhmaṇa*.<sup>128</sup>

---

<sup>126</sup> 《一切經音義》(CBETA, T54, no. 2128, p. 358, b8-9)。

<sup>127</sup>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73, a1-2)。

<sup>128</sup> Dhammajoti(1995:267).

第一句「所世惡法」，《大正藏》作「所世惡法」，「元、明藏」與《磧砂藏》作「所施善惡」。

胡敕瑞指出，「所有」具備「整個、全部」與「領有」兩義。<sup>129</sup> 他以「身所惡露眾惡」與「為見身諸所有惡露」為例，指出「所有」有時作「所」。<sup>130</sup>

安世高譯《七處三觀經》的經文「所色為四大」、「所色不常苦轉法」，「所色」意為「所有色、一切色」。<sup>131</sup>

參考〈表 1〉，法光法師將第一句「所世惡法」譯作「Those considered by the world as good or bad 世間認為的好的、壞的(東西)」。筆者認為此句應如《出曜經》作「世所善惡」，而解釋作「世間所有好的或壞的東西 all the good or bad stuff in the world」。第二句「修短巨細」，法光法師譯作「Those which are long, short, thick, thin 那些長的、短的、厚的、薄的」，依成語「鉅細靡遺」而言，「鉅細」應該是「大的、小的」，而不是「厚的、薄的」。第三句「無取無捨」，相當於《出曜經》「無取無與」與巴利《法句經》409 頌「不取『未與(之物)』 adinnaṃ nādiyati」。

---

<sup>129</sup> 胡敕瑞(2002:133)。

<sup>130</sup> 胡敕瑞(2002:133)，前者為支婁迦讖譯的《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身所惡露眾惡，悉當隨水而去」(CBETA, T14, no. 458, p. 440, c14)，後者為安世高譯的《佛說大安般守意經》(CBETA, T15, no. 602, p. 169, a6)。

<sup>131</sup> 《七處三觀經》：「所色為四大」(CBETA, T02, no. 150A, p. 875, b19)，「所色不常苦轉法」(CBETA, T02, no. 150A, p. 875, b26-27)。請參考蘇錦坤(2012)。

《吳譯》為：「世間所有惡法，(無論)長短巨細，既無所取亦無所捨，這便稱為真梵志。」<sup>132</sup>

《屈譯》為：「世間的醜惡事物，無論長短大小；既不拿取，也不捨棄，便稱為梵志。」<sup>133</sup>

《吳譯》和《屈譯》的翻譯和詮釋與漢譯或巴利《法句經》的教導不符。

筆者解釋為：「所有世間好的、不好的、長的、短的、大的、小的物品，不應取『未給與之物』，如此為所謂的『婆羅門』。」

<表 1> 〈35 梵志品〉第 27 頌的對應偈頌(T210 代表 T210《法句經》，T212 代表 T212《出曜經》，T213 代表 T213《法集要頌經》)<sup>134</sup>

T210 〈 35 梵志品〉	T212 〈 34 梵志品〉	T213 〈 33 梵志品〉	巴利《法句經》
-------------------	-------------------	-------------------	---------

<sup>132</sup> 吳根友(1997:234)。此書 241 頁註 19，稱「宋本《法句經》此句譯作『所施善惡』」。《磧砂藏》作「所施善惡」，但是依《大正藏》、《中華大藏經》，作「所施善惡」的是元《普寧藏》及明《嘉興藏》(《徑山藏》)。

<sup>133</sup> 屈大成(2014:531)。

<sup>134</sup> 《法句經》對應偈頌，請參考：<http://yifertwtw.blogspot.tw/2012/11/pali-dhammapada-26-brahmana-vagga-383.html>。

所世惡法， 修短巨細， 無取無捨， 是謂梵志。 (27)	世所善 惡，脩短 巨細，無 取無與， 是謂梵 志。(19)	世所稱善 惡，脩短 及巨細， 無取若無 與，是名 為梵志。 (19)	不管物品長、短、 小、大、可意或不可 意，於此世間他都不 犯「不與取」，我稱 他為婆羅門。(409)
--	--	--	--

〈35 梵志品〉第6頌：

「非剃為沙門，稱吉為梵志，  
謂能捨眾惡，是則為道人。」<sup>135</sup>

《吳譯》為：「並非剃了頭髮即是沙門(之人)，所作所為皆吉利方(才)是梵志(之士)，(我們)是說能夠捨棄各種惡(行)(之輩)，這才是修道之人。」<sup>136</sup>

《屈譯》為：「並非剃了頭髮是沙門，稱讚吉利是梵志；所謂能捨棄各種罪惡，才是道人。」<sup>137</sup>

這樣的翻譯可以說是「望文生義」，只照著漢字的表面字義進行翻譯。

法光法師的英譯為：

One is not a *brāhmaṇa* on account of the shaven head,  
Nor is one a *brāhmaṇa* because one uttered mantras.

<sup>135</sup>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72, c1-2)。

<sup>136</sup> 吳根友(1997:231)。

<sup>137</sup> 屈大成(2014:517-518)。

It is one who gives up all evil  
Whom may be called a spiritual cultivator. <sup>138</sup>

此頌的梵文對應偈頌為：

na muṇḍitena śramaṇo na bhoḥ kāreṇa brāhmaṇaḥ |  
yas tu vāhayate pāpāny aṇusthūlāni sarvaśaḥ |  
vāhitatvāt tu pāpānāṃ brāhmaṇaḥ śramaṇaḥ sa ca ||(Uv  
33.10)<sup>139</sup>

上引梵文偈頌「bhoḥ kāreṇa」相當於巴利《法句經》396 頌的「Bhovādi」，<sup>140</sup> 此字 PED 解釋為「one who addresses others with the word “bho” 在與人對話時以『bho』稱呼對方的人」。第二句「稱吉為梵志」，即是此義；而「吉」字可能是「菩 bho」的訛寫。所以此句譯成「Nor is one a *brāhmaṇa* because one uttered mantras」有待商榷。

筆者將此頌譯為：「並非剃了頭就是沙門，也非對話時稱『菩』就是婆羅門；能捨斷眾惡，方可被稱為修道之人。」

筆者對第二句所擬的英譯為：

Nor is one a *brāhmaṇa* because he called other ‘*bho*’ in their conversation.

---

<sup>138</sup> Dhammajoti(1995:264).

<sup>139</sup> Bernhard(1965:463).

<sup>140</sup> 此一偈頌為：「Na cāhaṃ brāhmaṇaṃ brūmi, yonijaṃ mattisambhavaṃ; Bhovādi nāma so hoti, sace hoti sakiñcano; Akiñcanaṃ anādānaṃ, tamaḥaṃ brūmi brāhmaṇaṃ.」。 「Bhovādi」也出現在巴利《小部·經集》620 頌。

## 4.2 校勘與「訛字」

筆者認為本書較大的疏失是「漢譯偈頌的引文出現太多訛字、脫字」，這些「訛字」甚至是「製造」新的訛誤，而不是出自其他版本的「異讀」。就一本以翻譯漢語偈頌和比較研究為主的書而論，過多的錯字勢必造成讀者困擾。<sup>141</sup>

在校勘上，作者已經引用《大正藏》頁底註的異讀，也常運用《出曜經》與《法集要頌經》的對應偈頌進行「他校」，但是在取捨之間，筆者偶爾與作者意見不同。

例如，《法句經》31.15 頌：

「如馬調軟，隨意所如，信戒精進，定法要具。

明行成立，忍和意定，是斷諸苦，隨意所如。」<sup>142</sup>

書中列巴利《法句經》144 頌為對應偈頌：

Aso yathā bhadro kasāniviṭṭho,

ātāpino saṃvegiṇo bhavātha;

Saddhāya sīlena ca vīriyena ca,

samādhinā dhammavinicchayena ca;

Sampannavijjācaraṇā patissatā,

jahissatha dukkhamidaṃ anappakaṃ.

筆者譯為：「你們應精勤迫切地修習，如良馬加鞭；你們應以信、戒、精進、定、善分別法而知行具足(明行足)地、具念地捨斷此眾多苦。」

---

<sup>141</sup> 筆者對法光法師此書所列各頌的「對應偈頌」也不盡同意，但是大部分「對應偈頌」為主觀判定，有時是「見仁見智」的判定而已。

<sup>142</sup>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70, c9-11)。

巴利偈頌第五句為「Sampannavijjācaraṇā patissatā 依智慧與行具足(明行足)、依具念」，第六句為「jahissatha dukkhamidaṃ anappakam 捨斷諸苦」；<sup>143</sup> 可以發現上引漢譯偈頌第六句「忍和意定」在巴利偈頌並無對應字句，第八句「隨意所如」也無重複的必要。

覆核《出曜經》20.1 頌：「如馬調軟，隨意所如，信戒精進，定法要具，忍和意定，是斷諸苦。」<sup>144</sup> 筆者認為此八句僅是一首偈頌，而且應為六句：「明行成立」其實與「忍和意定」是同一句的不同翻譯(相當於「Sampannavijjācaraṇā patissatā」)，而第八句「隨意所如」則是誤衍。《出曜經》在許多偈頌承襲《法句經》譯文而一字未改，很有可能此一偈頌也是如此；也就是說，竺佛念翻譯《出曜經》時，見到的偈頌其實僅是六句，缺第五句「明行成立」與第八句。因此整首偈頌應作：「如馬調軟，隨意所如，信戒精進，定法要具，明行成立，是斷諸苦。」

書中則是賦予兩首偈頌的編號，但是「註 21」則稱此八句應當作一首偈頌：<sup>145</sup>

Just as a horse that is properly trained,  
Goes according to the tamer's wish;  
One endowed with faith, virtue, vigour,  
Concentration and examination of dharmas. (31.15)

<sup>143</sup> Dhammajoti(1995:71).

<sup>144</sup> 《出曜經》(CBETA, T04, no. 212, p. 711, b12-13)。

<sup>145</sup> Dhammajoti(1995:240, note 21).

Who is established in knowledge and conduct,  
Who has patience and mental stability;  
Will get rid of all suffering,  
In accordance with his wish. (31.16).<sup>146</sup>

漢譯引文的「訛誤」，例如：

《法集要頌經》「為愛染纏縛，堅固難出離。」<sup>147</sup> 書中將「難出離」誤引作「難得出」。<sup>148</sup>

《法句經》：「若猗於愛，心無所著，已捨已正，是滅眾苦。」<sup>149</sup> 是〈35 梵志品〉第 8 頌，書上標註為 35.16 頌。<sup>150</sup> 此頌的對應偈頌，《法集要頌經》作：「若倚於愛欲，心無所貪著，已捨已得正，是名滅終苦。」<sup>151</sup> 書中將「正」誤引作「証」，將「是名滅終苦」誤引作「是滅眾終苦」。<sup>152</sup> 因此，造成書中對此一偈頌的評述有瑕疵：作者指《法集要頌經》將「眾」改譯為「終」字，這有可能是抄寫過程中，「音近而誤」，不一定完全是譯者所造成。書中又指《法集要頌經》將「猗」改為「倚」，並宣稱「猗」有「倚 rely on」義。其實「猗」意為「美、佳」，或作「感嘆詞、讚嘆詞」，並無

---

<sup>146</sup> Dhammajoti(1995:236-237).

<sup>147</sup> 《法集要頌經》(CBETA, T04, no. 213, p. 778, a11-12)。

<sup>148</sup> Dhammajoti(1995:36).

<sup>149</sup> 《法句經》(CBETA, T04, no. 210, p. 572, c5-6)。

<sup>150</sup> Dhammajoti(1995:40).

<sup>151</sup> 《法集要頌經》(CBETA, T04, no. 213, p. 798, a7-9)。

<sup>152</sup> Dhammajoti(1995:40).

「倚」的意涵。在漢譯佛典裡，常用「猗」、「猗息」來翻譯「passaddhi 輕安」，這是「猗」字在漢譯佛典之中有「平靜、安止 to be calmed, to be appeased」之意的來由。但是在佛典長期輾轉抄寫的過程中，「猗」、「倚」兩字相混而難以區別，所以即使像字學大師玄應的《一切經音義》，雖然解釋的是「猗息」，但是，以下均抄作「倚」字，真所謂「積重難返」了。

《一切經音義》卷 24：「猗覺分(上，意宜反。『字書』云：『美也，加也。』《左傳》：『嘆辭也。』《說文》從犬奇。經：猗，俗用字也)。」<sup>153</sup>

《一切經音義》卷 72：「猗息(於綺反，《說文》：『倚，猶依也。《廣雅》：『倚，因也，謂因倚而臥也。』字從人，論文作猗，一奇反。猗，美)。」<sup>154</sup>

《一切經音義》卷 9：「倚法(於蟻反。住也。《說文》：『倚，猶依倚也。《廣疋(雅)》：『倚，因也。』經文從犬作猗，非體也)。」<sup>155</sup>

「少莊捨家」，<sup>156</sup>《大正藏》作「少莊捨家」。元、明版藏經與《磧砂藏》作「少壯捨家」。應依《出曜經》作「少壯捨家」。<sup>157</sup>

<sup>153</sup> 《一切經音義》(CBETA, T54, no. 2128, p. 457, c5)。此處的「字書」應指《考聲》。《一切經音義》卷 50：「《考聲》：『美也，加也，取也。』」(CBETA, T54, no. 2128, p. 642, a21)。

<sup>154</sup> 《一切經音義》(CBETA, T54, no. 2128, p. 777, a5)。

<sup>155</sup> 《一切經音義》(CBETA, T54, no. 2128, p. 356, c21)。

「但取味去」，《大正藏》作「但取味去」，<sup>158</sup> 應依《磧砂藏》作「但取味去」。

「學推佛法要」，<sup>159</sup> 《大正藏》作「學推佛法要」，應依「宋元明藏」、《聖語藏》與《磧砂藏》作「學惟佛法要」。

「身死神徒」，<sup>160</sup> 《大正藏》作「身死神徒」，應依「宋元明藏」、《聖語藏》與《磧砂藏》作「身死神徒」。

「叡智廓無疆」，<sup>161</sup> 《大正藏》作「叡智廓無疆」，應依「宋元明藏」、《聖語藏》與《磧砂藏》作「叡智廓無疆」。

本書除了所有「賢」字均作「毆/貝」字之外，尚有 32 處漢字訛誤，列舉如下：

1. 「食知節度」，「節」字誤作「詳」字。<sup>162</sup>
2. 「放逸多憂愆」，「愆」字誤作「人\*心」字。<sup>163</sup>
3. 「造作無竭」，脫落「竭」字。<sup>164</sup>

---

<sup>156</sup> Dhammajoti(1995:283)，第 17 頌。

<sup>157</sup> 《出曜經》卷 18〈17 雜品〉：「少壯捨家，盛修佛教，是照世間，如月雲消。」(CBETA, T04, no. 212, p. 704, c14-15)。

<sup>158</sup> Dhammajoti(1995:288)，第 7 頌。《法句經》卷 1〈華香品 12〉：「但取味去」(CBETA, T04, no. 210, p. 563, b2)。

<sup>159</sup> Dhammajoti(1995:301)，第 16 頌。

<sup>160</sup> Dhammajoti(1995:309)，第 4 頌。

<sup>161</sup> Dhammajoti(1995:315)，第 1 頌。

<sup>162</sup> Dhammajoti(1995:278)，第 8 頌。

<sup>163</sup> Dhammajoti(1995:283)，第 13 頌。

<sup>164</sup> Dhammajoti(1995:285)，第 3 行。

4. 「意使作猗」，「猗」字誤作「狗」字。<sup>165</sup>
5. 「慧與魔戰」，「戰」字誤作「害」字。<sup>166</sup>
6. 「孰能擇地」，「孰」字誤作「熟」字。<sup>167</sup>
7. 「押附上士」，「押」字應作「狎」字。<sup>168</sup>
8. 「言真人性」，「真」字脫漏。<sup>169</sup>
9. 「如空中鳥」、「譬如飛鳥」，「鳥」字誤作「烏」字。<sup>170</sup>
10. 「為戰中尚」，「戰」字誤作「害」字。<sup>171</sup>
11. 「能善行禮節」，「節」字誤作「詳」字。<sup>172</sup>
12. 「終不敗亡」，「亡」字誤作「夭」字。<sup>173</sup>
13. 「清白猶敗汙」，「白」字誤作「百」字。<sup>174</sup>
14. 「奈疑結合」，「奈」字誤作「拉」字。<sup>175</sup>
15. 「老如白鷺」，「白」字誤作「百」字。<sup>176</sup>

---

<sup>165</sup> Dhammajoti(1995:285)，第 1 頌。

<sup>166</sup> Dhammajoti(1995:286)，第 12 頌。

<sup>167</sup> Dhammajoti(1995:287)，第 1 頌。

<sup>168</sup> Dhammajoti(1995:294)，第 4 頌。

<sup>169</sup> Dhammajoti(1995:297)，第 3 行。

<sup>170</sup> Dhammajoti(1995:297)，第 3, 4 頌。

<sup>171</sup> Dhammajoti(1995:299)，第 4 頌。

<sup>172</sup> Dhammajoti(1995:300)，第 10 頌。

<sup>173</sup> Dhammajoti(1995:303)，第 11 頌。

<sup>174</sup> Dhammajoti(1995:304)，第 17 頌。

<sup>175</sup> Dhammajoti(1995:307)，第 9 頌。

<sup>176</sup> Dhammajoti(1995:310)，第 10 頌。

16. 「奈何樂此」，「奈」字誤作「拉」字。<sup>177</sup>
17. 「如雁將群」，「如」字誤作「朱」字。<sup>178</sup>
18. 「無樂小樂」，後「樂」字誤作「無」字。<sup>179</sup>
19. 「詳為作惡」，「詳」字誤作「節」字。<sup>180</sup>
20. 「學當潔白」，「白」字誤作「百」字。<sup>181</sup>
21. 「如鳥長喙」，「鳥」字誤作「烏」字。<sup>182</sup>
22. 「義取清白」，「白」字誤作「百」字。<sup>183</sup>
23. 「勤行度世」，「勤」字誤作「勸」字。<sup>184</sup>
24. 「駛流澍于海」，「澍」字誤作「肴」字。<sup>185</sup>
25. 「節消而保壽」，「節」字誤作「詳」字。<sup>186</sup>
26. 「常行所當行」，「常」字誤作「從」字。<sup>187</sup>
27. 「行善常吉順」，「常」字誤作「從」字。<sup>188</sup>
28. 「如象出于埵」，「埵」字誤作「坑」字。<sup>189</sup>

---

<sup>177</sup> Dhammajoti(1995:313)，第4頌。

<sup>178</sup> Dhammajoti(1995:314)，第8頌。

<sup>179</sup> Dhammajoti(1995:320)，第8頌。

<sup>180</sup> Dhammajoti(1995:326)，第19頌。

<sup>181</sup> Dhammajoti(1995:328)，第3行。

<sup>182</sup> Dhammajoti(1995:328)，第8頌。

<sup>183</sup> Dhammajoti(1995:328)，第9頌。

<sup>184</sup> Dhammajoti(1995:336)，第16頌。

<sup>185</sup> Dhammajoti(1995:337)，第24頌。

<sup>186</sup> Dhammajoti(1995:339)，第10頌。

<sup>187</sup> Dhammajoti(1995:342)，第8頌。

<sup>188</sup> Dhammajoti(1995:342)，第9頌。

<sup>189</sup> Dhammajoti(1995:345)，第8頌。

29. 「得道解淨」，「淨」字脫漏。<sup>190</sup>
30. 「言行清白」，「白」字誤作「百」字。<sup>191</sup>
31. 「清白則賢」，「白」字誤作「百」字。<sup>192</sup>
32. 「滅無熅燼」，「熅」字誤作「火\*(捐-扌)」字。<sup>193</sup>

### 4.3 「四言偈頌」與「五言偈頌」

書中的「序論」指稱《出曜經》一字不改地借用了 T210《法句經》的偈頌譯文，通常是「四言句」，而《出曜經》自行翻譯的偈頌則大多數是「五言句」。<sup>194</sup>

從〈表 2〉可知，在 31 首《出曜經》承襲 T210《法句經》的偈頌裡，有 8 首是「五言偈頌」，說承襲的偈頌「通常是四言句」，並無多大意義。而不少「《出曜經》自行翻譯的偈頌」是「四言偈頌」，因此，此一敘述的後半段也不算確切。

筆者主張，不能依一首偈頌是「四言句」或「五言句」來判定其出自「初譯」或「後譯」，相關論述請參考筆者的相關論文。<sup>195</sup>

---

<sup>190</sup> Dhammajoti(1995:328)，第 3 行。

<sup>191</sup> Dhammajoti(1995:357)，第 3 行。

<sup>192</sup> Dhammajoti(1995:358)，第 11 頌。

<sup>193</sup> Dhammajoti(1995:362)，第 35 頌。

<sup>194</sup> Dhammajoti(1995:32)，‘mostly’。

<sup>195</sup> 蘇錦坤，(2014a)，與一篇在審核中的論文〈《法句經》的初譯偈頌與後譯偈頌〉。

〈表 2〉《出曜經》引用《法句經》的偈頌

偈頌	《出曜經》篇章 (CBETA, T04, no. 212)	《法句經》篇章 (CBETA, T04, no. 210)	附註
1. 所行非常，謂興衰法，夫生輒死，此滅為樂。	〈1 無常品〉 (p. 611, b10-11)	〈1 無常品〉 (p. 559, a11-12)	
2. 何憊何笑，念常熾然，深蔽幽冥，如不求錠？	〈1 無常品〉 (p. 611, c10-11)	〈19 老耗品〉 (p. 565, b27-28)	《大正藏·法句經》作「命常熾然」。
3. 欲我知汝本，意以思想生；我不思想汝，則汝而不有。	〈2 欲品〉 (p. 626, c27-28)	〈32 愛欲品〉 (p. 571, b20-21)	
4. 以欲網自蔽，以愛蓋自覆，自恣縛於獄，如魚入筍口，為老死所伺，若犢求母乳。	〈3 愛品〉 (p. 632, c28-p. 633, a1)	〈32 愛欲品〉 (p. 571, a27-29)	
5. 放逸如自禁，能却之為賢，已昇智慧堂，去危為即安。明智觀	〈4 無放逸品〉 (p. 637, c13-14)	〈10 放逸品〉 (p. 562, c6-9)	《大正藏·法句經》作「已昇智慧閣」。

於愚，譬如山與地。			
6. 如車行道，捨平大塗，從邪徑敗，生折軸憂。	〈5 放逸品〉 (p. 641, c29- p. 642, a1)	〈21 世俗品〉 (p. 566, a21-22)	
7. 譬人久行，從遠吉還，親厚並安，歸來喜歡。	〈6 念品〉 (p. 653, c1-2)	〈24 好喜 品〉 (p. 567, c24-26)	《大正藏· 法句經》作 「親厚普 安」。
8. 比丘立戒，守攝諸根，食知自節，寤意令應。	〈7 戒品〉 (p. 655, b22-23)	〈5 戒慎品〉 (p. 561, a2-3)	《大正藏· 法句經》作 「悟意令 應」。
9. 慈仁不殺，常能攝身，是處不死，所適無患。	〈8 學品〉 (p. 661, b20-21)	〈7 慈仁品〉 (p. 561, b17- 18)。	《大正藏· 法句經》作 「為仁不 殺」。
10. 夫士之生，斧在口中，所以斬身，由其惡言。	〈9 誹謗品〉 (p. 664, a27- 28)	〈8 言語品〉 (p. 561, c19- 21)	
11. 眾生有苦惱，不得免老死，唯有仁智者，不念人非	〈10 行品〉 (p. 669, c15- 16)	〈17 惡行 品〉 (p. 565, a26-27)	

惡。			
12. 比方世利，慧信為智，是財上寶，家產非常。	〈 11 信品 〉 (p. 676, a9-10)	〈 4 篤信品 〉 (p. 560, c5-6)	《大正藏·法句經》作「慧信為明」。
13. 沙門為何行，如意不自禁，步步數著粘，但隨思想走。	〈 12 沙門品 〉 (p. 679, a22-23)	〈 34 沙門品 〉 (p. 572, b12-13)	《大正藏·法句經》作「沙門何行？如意不禁，步步著粘，但隨思走」。
14. 智為世長，憒樂無為，智受正教，生老死盡。	〈 13 道品 〉 (p. 682, a8-9)	〈 28 道行品 〉 (p. 569, b18-20)	
15. 芭蕉以實死，竹蘆實亦然，駉驢坐妊死，士以貪自喪。	〈 14 利養品 〉 (p. 687, b5-6)	〈 33 利養品 〉 (p. 571, b28-c1)	
16. 人相謗毀，自古至今，既毀多言，又毀訥訥，亦毀中和，	〈 15 忿怒品 〉 (p. 695, c16-17)	〈 25 忿怒品 〉 (p. 568, a14-16)	《大正藏·法句經》作「又毀訥忍」。

世無不毀。			
17. 出息入息念，具滿諦思惟，從初竟通利，按如佛所說。	〈 16 惟念品 〉 (p. 698, b6-7)	〈 6 惟念品 〉 (p. 561, a18-19)	《大正藏·法句經》作「安如佛所說」。
18. 人前為過，後止不犯，是照世間，如月雲消。	〈 17 雜品 〉 (p. 703, a23-24)	〈 10 放逸品 〉 (p. 562, c25-26)	
19. 莫輕小惡，以為無殃，水滲雖微，漸盈大器，凡罪充滿，從小積成。	〈 18 水品 〉 (p. 707, a24-25)	〈 17 惡行品 〉 (p. 565, a2-4)	
20. 學者擇地，捨鑑取天，善說法句，能採德華。	〈 19 華品 〉 (p. 708, c4-5)	〈 12 華香品 〉 (p. 563, a24-25)	
21. 如馬調軟，隨意所如，信戒精進，定法要具，忍和意定，是斷諸苦。	〈 20 馬喻品 〉 (p. 711, b12-13) 如馬調軟，隨意所如，信戒精進，定法要	〈 31 象喻品 〉 (p. 570, c9-11) 如馬調軟，隨意所如，信戒精進，定法要	

	具，忍和意定，是斷諸苦。	具。明行成立，忍和意定，是斷諸苦，隨意所如。	
22. 從是住定，如馬調御，斷恚無漏，是受天樂。	〈 20 馬喻品 〉 (p. 711, b27-28)	〈 31 象喻品 〉 (p. 570, c11-12)	
23. 舉眾輕之，有力者忍，夫忍為上，宜常忍贏。	〈 21 恚品 〉 (p. 714, b9-10)	〈 25 忿怒品 〉 (p. 568, b6-8)	
24. 我既無師保，亦獨無伴侶，積一行得佛，自然通聖道。	〈 22 如來品 〉 (p. 717, b15-16)	〈 22 述佛品 〉 (p. 567, a19-21)	《大正藏·法句經》作「我既無歸保」。
25. 千千為敵，一夫勝之，莫若自伏，為戰中勝。	〈 24 我品 〉 (p. 723, a2-3)	〈 16 述千品 〉 (p. 564, b23-24)	《大正藏·法句經》作「未若自勝」。
26. 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	〈 29 惡行品 〉 (p. 741, b24-25)	〈 22 述佛品 〉 (p. 567, b1-2)	

教。			
27. 心為法本，心尊心使，中心念惡，即言即行，罪苦自追，車轆于轍。	〈 32 心意品 〉 (p. 760, a11-12)	〈 9 雙要品 〉 (p. 562, a13-15)	
28. 心為法本，心尊心使，中心念善，即言即行，福慶自隨，如影隨形。	〈 32 心意品 〉 (p. 760, a21-22)	〈 9 雙要品 〉 (p. 562, a15-16)	《大正藏·法句經》作「福樂自追」。
29. 比丘為慈，愛敬佛教，深入止觀，滅行乃安。	〈 33 沙門品 〉 (p. 764, c27-28)	〈 34 沙門品 〉 (p. 572, a11-12)	
30. 無禪不智，無智不禪，道從禪智，得近泥洹。	〈 33 沙門品 〉 ( p. 766, b29-c1)	〈 34 沙門品 〉 (p. 572, a18-19)	
31. 今世行淨，後世無穢，無習無捨，是謂梵志。	〈 34 梵志品 〉 (p. 769, b17-18)	〈 35 梵志品 〉 (p. 573, a2-3)	

#### 4.4 其他細微的失誤

書中有一些也許是「微不足道」，或者是「與法義無關」的小訛誤，但是有不少「偈頌編號」發生訛誤，這些困擾確實會造成讀者的閱讀障礙。<sup>196</sup>

例如：‘from 222 to 234’ 輸入錯誤而成為‘from 222 to 221’。<sup>197</sup> ‘28.23-28’ 輸入錯誤而成為‘from 28.23-18’。<sup>198</sup> ‘DH(C) 29.11’ 輸入錯誤而成為‘DH(C) 35.11’。<sup>199</sup> ‘DH(C) 18.13a’ 輸入錯誤而成為‘DH(C) 19.13a’。<sup>200</sup> ‘DH(C) 15.6bc’ 輸入錯誤而成為‘DH(C) 17.6bc’。<sup>201</sup> ‘DH(C) 28.8b’ 輸入錯誤而成為‘DH(C) 28.2b’。<sup>202</sup>

另有一些「筆誤 typing error」，例如‘remaining’ 輸入錯誤而成為‘reaining’。<sup>203</sup> 敘述《法集要頌經》為譯於西元 990-1000 年，<sup>204</sup> 實際上官方紀錄是譯成於「雍熙二年(西元 985 年)」。<sup>205</sup>

---

<sup>196</sup> 例如，第 2 頁，將 Willemen 的書出版年份 (1978) 排版成 (1878)，差了 100 年。

<sup>197</sup> Dhammajoti(1995:71).

<sup>198</sup> Dhammajoti(1995:85, line 2).

<sup>199</sup> Dhammajoti(1995:85, line 31).

<sup>200</sup> Dhammajoti(1995:87, line 11).

<sup>201</sup> Dhammajoti(1995:88, line 25).

<sup>202</sup> Dhammajoti(1995:94, note 10).

<sup>203</sup> Dhammajoti(1995:112, line 7).

<sup>204</sup> Dhammajoti(1995:29).

<sup>205</sup> 《大中祥符法寶錄》，《趙城金藏》111 冊，709-718 頁。(CBETA, A111, no. 1501, p. 713, a7-p. 718, a2)。

## 5. 結語：漢譯《法句經》的翻譯

法光法師在此書僅翻譯了所謂「核心 26 品」，並未完整地翻譯 T210《法句經》的全部 39 品，成為一種缺憾。

從另一角度來看，要翻譯全部 39 品，委實有其困難。法光法師此書所未翻譯的 13 品，大多數很難進行跨文本對勘，僅能以漢語基礎就字面上去詮釋，要從其他文獻得到協助的機會相當渺茫。譯者或許會如此盤算：「與其望文生義地勉強翻譯，不如留白以待後賢」。

法光法師此書，熟爛多種語言文本的《法句經》文獻，參考《大正藏》頁底註的異讀，掌握梵、漢、巴利文獻之間的差異，並且對歐美一百多年來的《法句經》研究成果瞭如指掌，不管書中的「序論」、偈頌的翻譯與腳註和「漢、巴對應偈頌表」，都是相當珍貴而值得參考。這些成果對未來的漢譯《法句經》研究提供相當扎實的基礎。此書出版雖然距今已經超過二十年，仍然是此一領域裡的典範，也是研究各版本《法句經》不可或缺的參考書籍。

但是，本書也有不少亟待訂正、補充之處。例如，在利用漢譯佛典進行校勘方面，作者可能僅僅運用《大正藏》頁底註的異讀，而未能運用諸如《磧砂藏》、《高麗藏》進行校勘，筆者得到的印象是，作者雖運用 T211《法句譬喻經》、T212《出曜經》與 T213《法集要頌經》進行偈頌字句校勘，但是未對「核心 26 品」的偈頌進行全面的校勘。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在歐美日學者投注大量心力進行 T213《法集要頌經》與 T210《法句經》的英譯與研究之後，應

該是漢語佛教學者進行漢譯四部《法句經》的白話翻譯的時候了。

以筆者見聞所及的書籍而言，巴利《法句經》的漢譯有「了參法師譯」、「淨海法師譯」與「元亨寺《南傳大藏經》版」三種，連巴利《經集》的漢譯也有「郭良鑿譯」、「達和法師譯」與「元亨寺《南傳大藏經》版」三種。相對於此，支謙《法句經》的白話翻譯，坊間僅有吳根友譯註的《法句經》與屈大成的《法句經今注今譯》等兩種。現存古代漢譯《法句經》與近代巴利《法句經》漢譯的主要缺點是，無法從譯文判定一首偈頌的句子結構，讀者有時不知主詞是什麼、動詞在哪裡。未來的新譯應該儘可能對照其他語言版本，標註此首偈頌的句型結構。

進行 T210《法句經》的譯釋時，一方面藉助對應偈頌來理解「可能的」偈頌本義，進而探尋可能的文證來訂正、詮釋異讀與字義，明確標示每首偈頌的句數與偈頌編號；<sup>206</sup> 另一方面，又需維持警覺，讓自己能尊重古本的傳承，不致於將古本的版本特點當作訛誤而妄改。<sup>207</sup> 筆者以為，「新譯《法句經》」以顯示句意、法義為主，不須拘泥於「整齊的句式」。

---

<sup>206</sup> 請參考〈回溯印度語系原典〉，蘇錦坤譯(2017b)，白瑞德 Rod Bucknell 原著。

<sup>207</sup> 如同法光法師所指出的，Beal 照著巴利《法句經》1, 2 頌翻譯 T210《法句經》的 9.1, 9.2 兩頌，他如此敘述「Beal's tendency to read the Pali into the Chinese stanzas. Beal 常以巴利偈頌當作漢譯的原義來解讀」。Dhammajoti(1995:5)。

在此，期待教界長老、學界先進能督促後學，早日從事漢譯四部《法句經》的新譯和詮釋。

## 6. 謝詞

筆者感謝法鼓佛教學院的法施比丘尼(Dhammadinnā)與新加坡佛教學院的紀贇教授提供法光法師與魏查理的兩本著作，並且在此向兩位評稿老師指出筆者的初稿疏失致謝，兩位的建議讓筆者有機會訂正訛誤。

### 縮寫:

(中文經典引文依照《大正藏》編號，巴利經典引文依照《PTS》版本編號，第一個數目字表示經號，然後依卷數，頁次及行次標示。).

AN 增支部尼柯耶 *Āṅguttara-nikāya*

DN 長部尼柯耶 *Dīgha-nikāya*

MN 中部尼柯耶 *Majjhima-nikāya*

SN 相應部尼柯耶 *Samyutta-nikāya*

T Taishō 大正藏，後面的阿拉伯數字代表經號，例如 T7 代表《大正藏》經號第 7 號法顯譯《大般涅槃經》(CBETA, T01, no. 7, p. 191, b)

## 參考書目

### 一 佛教經典與工具書

《金版高麗大藏經》，(2004)，宗教文化出版社，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北京市，中國。

《磧砂大藏經》，(1987)，新文豐出版公司，(原版：延聖院大藏經局編)，台北市，台灣。

《大正新修大藏經》，(1983)，日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授權新文豐出版公司翻印。台北市，台灣。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2014)，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台北市，台灣。

《漢譯南傳大藏經》，(1995)，元亨寺妙林出版社，高雄市，台灣。。

《印順導師佛學著作集》光碟，(2006)，印順文教基金會發行，新竹縣，台灣。

*Udāna*, (1885, 1982), Pali Text Society, Oxford, UK.

CSCD, version 3, Vipassana Research Institute, Dhammagiri, India.

*Pali-English Dictionary* (PED), (1925), Rhys Davids, T. W. and Stede, William,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 二 英文或英文著作翻譯

Andersen Dines, *A Pāli Glossary Vol. 2*, (A Pāli Glossary --- Pāli reader and of the Dharmapada, vol. II), (Delhi 1979, first published 1901), Award publishing House, New Delhi, India.

- Ānandajoti, Bhikkhu, (2007a), *A Comparative Edition of the Dhammapada--with parallels from Sanskritised Prakrit*,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Kandy, Sri Lanka.
- Ānandajoti, Bhikkhu, (2007b), *The Dhammapada—A New Edition*,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Kandy, Sri Lanka.
- Beal, Samuel, (1878), *Texts from the Buddhist Canon, Commonly known as Dhammapada, with Accompanying Narrative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Trübner & Co., London, UK.
- Bernhard, Franz, *Udānavarga*, (1965), (*Sanskrit 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X, Abhandlung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 Dritte Folge, Nr. 54*), Vandenhoeck & Ruprecht, Göttingen, Germany.
- Brough, John, (1962, 2001),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 Delhi, India.
- Cone, M. (1989), “Patna Dharmapada”, *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 vol. 13, pp. 101-217.
- Dhammajoti, K. L., Bhikkhu 法光, (1995), *The Chinese Version of Dhammapada,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Annotation (法句經之英譯及研究)*, University of Kelaniya, Sri Lanka.
- Falk, Harry, (2011), “The ‘Split’ Collection of Kharoṣṭhī Texts”,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for the Academic Year 2011*, pp. 13-23.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Tokyo, Japan. 文章

網址：[https://www.academia.edu/3561702/split\\_collection](https://www.academia.edu/3561702/split_collection)).

Falk, Harry & Ingo Strauch, (2014), “The Bajaur and Split Collections of Kharoṣṭhī Manuscripts within the context of Buddhist Gāndhārī Literature”, Paul Harrison & Jens-Uwe Hartmann (eds.), *From Birch Bark to Digital Data: Recent Advances in Buddhist Manuscript Research*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Denkschriften, 460 = Beiträge zur Kultur- und Geistesgeschichte Asiens, 80). Wien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51-78.

Falk, Harry, (2015), “A New Gāndhārī *Dharmapada* (Texts from the Split Collection 3)”,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for the Academic Year 2015*, pp. 23-62.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Tokyo, Japan. 文章網址：[https://www.academia.edu/11754140/A\\_new\\_G%C4%81ndh%C4%81r%C4%AB\\_Dharmapada](https://www.academia.edu/11754140/A_new_G%C4%81ndh%C4%81r%C4%AB_Dharmapada)).

Nārada Thera 英譯，(1983)，《真理的語言(法句經)》，正聞出版社，台北市，台灣。(與淨海法師中譯《真理的語言(法句經)》同一本書)。

Norman, K. R., (1997), *The Word of the Doctrine (Dhammapada)*, Pali text translation series no. 46, PTS, London, UK.

Rhys Davids, Mrs., (1931, 1996), ‘Dhammapada: Verses on Dhamma’, *The Minor Anthologies of the Pali Canon*, Part I,

Pali Text Society, Oxford, UK.

Rockhill, W. Woodville, (1975), *Udānavarga: a collection of verses from the Buddhist canon compiled by Dharmatrāta*, Oriental Press, Amsterdam, Netherlands. (reprint of original from 1883).

Willemen, Charles. (1978), *The Chinese Udānavarga: A Collection of Important Odes of the Law Fa Chi Yao Sung Ching*. Bruxelles: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Willemen, Charles. (2013), *A Collection of Important Odes of the Law. The Chinese Udānavarga Fa ji yao song jing T.213*, Berkeley: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and BDK America, USA.

### 三 中文著作

印順法師，(1952)，〈法句序〉，《華雨香雲》211-220 頁，(《妙雲集》下編之十)，(1982)，正聞出版社，台北市，台灣。

印順法師，(1971)，《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正聞出版社，台北市，台灣。

印順法師，(1983, 1994)，《雜阿含經論會編》，正聞出版社，台北市，台灣，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初版，民國八十三年二月再版。

了參法師(譯)，(1995)，《南傳法句經》，向覺雜誌社，台北市，台灣。

- 淨海法師(譯)，(1983)，《真理的語言(法句經)》，Nārada Thera 的英譯，正聞出版社，台北市，台灣。
- 淨海法師(譯)，(2000)，《真理的語言(法句經)》，德州佛教會玉佛寺，德州，美國。
- 呂澂，(2012)，〈法句經講要〉，《呂澂--大師講解經論》95-127 頁，大千出版社，新北市，台灣。
- 胡敕瑞，(2002)，〈《論衡》與東漢佛典詞語比較研究〉，巴蜀書社，成都市，中國。
- 黃懺華，(1979)，〈《法句經》談概〉，《經典研究論集》，《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91》181-191頁，大乘文化出版社，台北市，台灣。
- 紀韋彤，(2010)，〈《甘博 001(法句經下)》字樣研究〉，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指導老師萬金川，中央大學，桃園縣，台灣。
- 紀贇，(2016)，〈和田本犍陀罗语《法句经》的发现与研究情况簡介〉，《宗教研究》2016 年春字號，頁 34-50，北京市，中國。
- 屈大成，(2014)，《法句經今注今譯》，新文豐出版社，台北市，台灣。
- 周一良，(1998)，〈跋敦煌寫本《法句經》及《法句譬喻經》殘卷三種〉，《周一良全集》第三冊 280-285 頁，遼寧教育出版社，瀋陽市，中國。
- 張涌泉、傅杰，(2007)，《校勘學概論》，江蘇教育出版社，南京市，中國。

- 蔡奇林(譯註), K. R. Norman 原作, (2001), 〈巴利學的現況與未來任務〉, 《正觀雜誌》18 期, 171-209 頁, 南投縣, 台灣。
- 蘇錦坤, (2012), 〈《七處三觀經》研究(1)---《七處三觀 1 經》校勘與標點---兼對 Tilmann Vetter 與 Paul Harrison 論文的回應〉, 《福嚴佛學研究》7 期, 1-74 頁, 新竹市, 台灣。
- 蘇錦坤, (2013a), 〈初期漢譯佛典疑難詞釋義〉, 《福嚴佛學研究》8 期, 123-185 頁, 新竹市, 台灣。
- 蘇錦坤, (2013b), 〈漢譯佛典新式標點舉例〉, 《正觀》66 期, 39-111 頁, 南投縣, 台灣。
- 蘇錦坤, (2014a), 〈《法句經》的「四言偈頌」與「五言偈頌」〉, 《福嚴佛學研究》9 期, 新竹市, 台灣。
- 蘇錦坤, (2014b), 〈《法句序》與《法句經》重譯偈頌〉, 《正觀雜誌》70 期, 77-132 頁, 南投縣, 台灣。
- 蘇錦坤, (2015a), 〈《法句經》「三言」偈頌的標點與詮釋〉, 《正觀》72 期, 39-88 頁, 南投縣, 台灣。
- 蘇錦坤, (2015b), 〈《出曜經》研究〉, 《新加坡佛學研究學刊》2 期 65-175 頁, 新加坡佛學院, 新加坡。
- 蘇錦坤, (2015c), 〈試論「甘肅博物館 001 號《法句經》寫本」的異讀〉, 《福嚴佛學研究》10 期, 19-39 頁, 新竹市, 台灣。
- 蘇錦坤, (2015d), 〈《法句經》的翻譯議題與重譯偈頌〉, 《吳越佛教》第 10 輯 48-67 頁, 杭州佛學院, 杭州市, 中國。

- 蘇錦坤，(2016a)，〈《法句經》的「校讀」與「誤譯」〉，  
《法鼓佛學學報》19期，93-158頁，法鼓文理學院，新北市，台灣。
- 蘇錦坤，(2016b)，〈《法集要頌經》(T213)的翻譯議題〉，  
《正觀》79期，99-171頁，南投縣，台灣。
- 蘇錦坤，(2017a)，〈屈大成《法句經今註今譯》評介〉，《新加坡佛學研究學刊》4期，183-189頁，新加坡佛學院，新加坡。
- 蘇錦坤譯，(2017b)，〈回溯印度語系原典〉，《新加坡佛學研究學刊》4期 141-152頁，新加坡佛學院，新加坡。(Rod Bucknell 原作：‘Taking Account of the Indic Source-Text’, *Translating Buddhist Chines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Edited by Konrad Meisig (Editor),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0, pp. 42-52)。
- 蘇錦坤，(2018)，〈漢、巴《法句經》對應偈頌的相互詮釋〉，《福嚴佛學研究》13期，25-63頁，新竹市，台灣。
- 蘇錦坤，(待發表)，〈《法句經》的初譯偈頌與後譯偈頌〉。
- 孫立堯，(2006)，〈論初期五言詩的「四言格調」〉，《古典文獻研究》第九輯，246-262頁，南京市，中國。
- 吳根友(釋譯)，(1997)，《法句經》，「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39」，佛光山宗務委員會，高雄市，台灣。

#### 四 日文或日文著作的翻譯

- 江田俊雄(譯註)，(1930，1971)，《出曜經》，(國譯一切經：19-20本緣部)，大東出版社，東京，日本。
- 水野弘元，(1981)，《法句經の研究》，春秋社，東京，日本。
- 水野弘元，(2003)，《佛教文獻研究，水野弘元著作選集(一)》，許洋主翻譯，法鼓文化出版社，台北市，台灣。
- 引田弘道(校註)，(2000)，《法句經》，(新國訳大蔵経:本縁部4)，大蔵出版株式會社，東京，日本。

## 五 網路資源

1. Online Sutta Correspondence Project: <http://suttacentral.net/>
2. 「《法句經》、《出曜經》、《法集要頌經》偈頌對照表」，(2014)： <http://yifertwtw.blogspot.com/>
3. 《法句經》校勘與標點，(2014)： <http://yifert210.blogspot.tw/>
4. 《出曜經》校勘與標點 (2014)： <http://yifertw212.blogspot.com/>
5. 「《法集要頌經》校勘、標點與 *Udānavarga* 偈頌對照表」，(2014)： <http://yifertw213.blogspot.tw/>
6. Bhikkhu Ānandajoti, (2007), A Comparative Edition of the Dhammapada:  
<http://www.ancient-buddhist-texts.net/Buddhist-Texts/C3-Comparative-Dhammapada/>  
<http://www.ancient-buddhist-texts.net/Buddhist-Texts/BT-index.htm>

<http://www.ancient-buddhist-texts.net/Buddhist-Texts/C5-Patna/>

<http://www.ancient-buddhist-texts.net/Buddhist-Texts/S1-Udanavarga/index.htm>

7. Bernhard, Franz, Website at University of Oslo (Ancient Buddhist Texts Homepage):

<http://www2.hf.uio.no/polyglotta/index.php?page=record&view=record&vid=80&mid=277750>

<http://www2.hf.uio.no/polyglotta/index.php?page=volume&vid=71>

<http://www2.hf.uio.no/polyglotta/index.php?page=record&bid=2&vid=80&entity=80&kid=80&level=1&cid=179516>

8.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台灣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址：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xMzQ5](http://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quote_code=QTAxMzQ5))。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s to *The Chinese Version of Dhammapada,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Annotation*(by Bhikkhu Dhammajoti (1995))

Ken Su

independent Buddhist researcher

Abstract

This article offers an introduction to Bhikkhu Dhammajoti's book, *The Chinese Version of Dhammapada,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Annotation*, with a few comments for the complete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Dharmapada* (T210) in the future.

There are many outstanding points highlighted in this book. Such as:

1. Highlights one of the problems showed in the previous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is Chinese *Dharmapada*. Some of them tends to 'read Pāli into Chinese'.

2. Offers facts that the Indic text(s) of some verses out of the 'core 26 chapters' apparently not from the Pāli version. It also suggests that 'the source text' of this Chinese *Dharmapada* might be in neither Pāli nor Sanskrit.

3. Envisages a proposal to explain why *Dhammapada* or *Dharmapada* was not included in the four major Nikāyas, nor the four Āgamas.

4. Accomplishes a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core 26 chapters’ with lots of valuable annotations.

5. Where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Pāli version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some scholars inclined to suggest it due to Zhi Qian’s improper rendering(s).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ies, Bhikkhu Dhammajoti claims that Zhi Qian’s work demonstrated some sort of authenticity of its own original text.

This article also provides comments against this book for the future reprints or revisions. They are majorly: ‘Another proposals for the rendering of some verses’, ‘about collations and scribe’s errors’ and ‘issues pertaining to tetrasyllabic verses and pentasyllabic verses’

Keywords: 1. Chinese *Dharmapada* (T210) 2. Pāli *Dhammapada*,  
3.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4. Buddhist collations